

# 敦煌寫本 S.4221 全文校勘及相關 問題研究\*

法鼓文理學院副教授 釋果暉

## 中文摘要

1999 年在日本大阪天野山金剛寺 (Amanosan Kongōji Temple) 發現失傳千年以上安世高所著的《安般守意經》(即小安般經)。筆者在 2015 年發表了一篇：A Study of Dunhuang Manuscript S. 4221: The Annotated Text Related to the Kongōji *Anban shouyi jing*。於該文中發現了敦煌寫本 S.4221 的前半部，是《安般守意經》的經註寫本，其尾題有「漏盡鈔」三字，保留幾乎相當於金剛寺版《安般守意經》後半篇的經文，經文中的行間註解內容也相合於謝敷在《安般序》中所做的提示，故此經註的作者應是東晉時代的謝敷。2016 年則以 A Study of the Authorship of the Second Part of Dunhuang Manuscript S.4221 為題，繼續對

---

\*本文以主題演說發表於 2018.0113 由法鼓文理學院所主辦的「2018《佛教與東亞文化》國際寒期研修班暨禪學國際研討會」，「從曹溪到敦煌：多重資料和不同視角下的跨學科禪宗研究和敦煌寶藏研究」Buddhism and East Asian Cultures: 2018 Winter Program of Lectures and Series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an Studies, *From the Caoxi Creek to Mogao Cav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Chan Buddhism and the Dunhuang Cache from Multiple Sources and Perspectives*，其後重新研究改寫而成。此外，Thomas Nicoletti 先生對本文的協助，在此一併致謝。

S.4221 寫本後半部的〈名相解釋〉加以研究，並確認寫本是與《漏盡鈔》相關的文本，但作者另有其人，且寫出年代應在謝敷之後。本篇論文則對 S.4221 做寫本全文的校勘研究，深入探討〈名相解釋〉與《漏盡鈔》的關係，並做相關問題研究。

**關鍵詞：**敦煌寫本 S.4221、漏盡鈔、安般守意經、安世高、謝敷、名相解釋

## 目次

### 壹、本論

#### 一、敦煌寫本 S.4221 兩大結構：《漏盡鈔》與〈名相解釋〉

#### 二、《漏盡鈔》校勘研究

(一) 金剛寺版《安般守意經》與敦煌版《安般守意經》之校勘研究

(二) 行間註解之經論引文校勘研究

(三) 小結

#### 三、〈名相解釋〉與《漏盡鈔》之關係探討

(一) 斷結使、證四果

(二) 四諦、十六無漏及八正道

(三) 八直行為三分法身

(四) 十二因緣

(五) 四果及辟支佛

(六) 七財、四喜、四信

(七) 四十事

(八) 三十七品

(九) 四禪、八解脫、九次第禪

(十) 小結

#### 貳、餘論：《佛說大安般守意經》之作者歸屬

#### 參、結論

#### 肆、參考文獻

#### 伍、附錄

附錄一：敦煌寫本 S.4221 全文現代活字體翻印

附錄二：金剛寺版《安般守意經》(第 168 行至 275 行)

## 壹、本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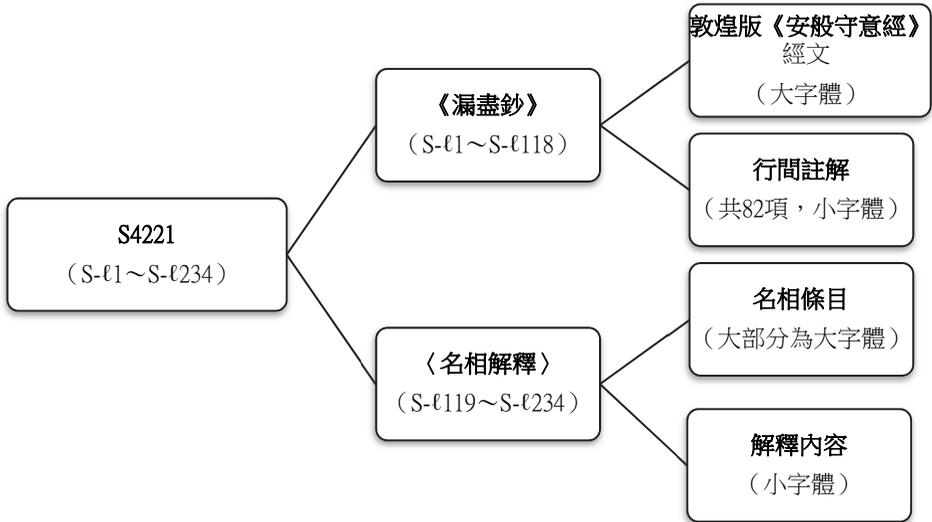
### 一、S.4221 內容兩大結構：《漏盡鈔》與〈名相解釋〉

S.4221 (敦煌寫本：斯四二二一號 漏盡鈔)<sup>1</sup>全部共有 234 行，行數標記為 S-ℓ1~S-ℓ234。S.4221 又可分為前半部與後半部：前半部 S-ℓ1~S-ℓ118，其尾題有「漏盡鈔」三字，內容是《安般守意經》的經文及其行間注解（以下簡稱《漏盡鈔》）。後半部 S-ℓ119~S-ℓ234 是與《漏盡鈔》相關的文本，並對種種名相條目加以解釋（以下簡稱〈名相解釋〉）。<sup>2</sup>如上所說，《漏盡鈔》(S-ℓ1~118) 又可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安般守意經》之經文本身，本論文將其稱為敦煌版《安般守意經》，相當於金剛寺版《安般守意經》經文的 168 行到 275 行。第二部分則是穿插於敦煌版《安般守意經》經文與經文之間，用小字書寫的 82 個行間注解(行間注或夾注 *interlinear gloss or annotations*)。以下我們用樹狀圖表示 S.4221 的結構與內容如下：

---

<sup>1</sup> 《敦煌寶藏》的編輯者給 S.4221 寫本的題名是：「漏盡鈔（擬為瑜伽論疏部）」，這是根據寫本第 535 頁上欄中間的 S-ℓ118 行之下方，有「漏盡鈔」之尾題而標出的。但本論文中所述用雙括弧之《漏盡鈔》僅指 S.4221 之前半部，也就是尾題「漏盡鈔」之前的經文與行間注解部分。

<sup>2</sup> 敦煌文獻的編輯者將 S.4221 寫本題名為《漏盡鈔》。事實上，尾題「漏盡鈔」之後是另一篇寫本抄文，但並未有題名，本論文將其訂名〈名相解釋〉。



## 二、《漏盡鈔》校勘研究

### (一) 金剛寺版《安般守意經》與敦煌版《安般守意經》之校勘研究

1999年2月，在日本的大阪府・Amanosan Kongōji Temple 天野山金剛寺裡，「不入藏目錄<sup>3</sup>」之 *Kongōji issaikyō* 《金剛寺一切經》中發現了與現存《佛說大安般守意經》<sup>4</sup>內容不同的《安般守意經》<sup>5</sup>手抄本。而且這新發現的《安般守意經》與《佛說

<sup>3</sup> 見梶浦晉：〈金剛寺一切經調查の経緯〉，《報告書》，頁14。

<sup>4</sup> 《大正藏》T, No. 602

<sup>5</sup> 見梶浦晉：〈金剛寺一切經と新出安世高譯仏典〉，《仏教学セミナー》第73期，頁35。

十二門經》及《佛說解十二門經》之共三種經典是連續書寫在同一卷子中<sup>6</sup>。

荒牧典俊在其所著《出三藏記集詁注》<sup>7</sup>中指出：「敦煌寫本 S4221」很可能就是《小安般經》的殘簡。筆者加以確認之後，發現此寫本是《安般守意經》的「注解」，經文則非常相似於金剛寺版《安般守意經》的前半篇。敦煌寫本 S.4221 被編入《敦煌寶藏》的第 34 冊中的第 532 頁到第 538 頁，每頁分為上下兩欄，因此 S.4221 全部 7 頁共有 12 欄，從第 532 頁下欄到第 535 頁的上欄中間部分共有 6 欄，有尾題「漏盡鈔」的部分，其內容是《安般守意經》之經文及經文間的夾注（即行間注或行間注解）。經文內容則相當於金剛寺所藏版《安般守意經》寫本的第 168 行到 275 行，但缺少金剛寺寫本的第 1 行到 167 行。上下欄每欄有 20~22 行。每行的經文以大字體書寫，經文與經文之間若有插入行間注解的話，注解的字體會縮排成兩小行並排的小字體。因此從字體的大小，很容易判別寫本中何者是經文，何者是注解。至於有關尾題「漏盡鈔」名稱之來源，行間注解中只出現一次的「漏盡」，<sup>8</sup>但經文與注解中，

---

<sup>6</sup> 同前註。

<sup>7</sup> 《大乘仏典》3, p.226。按：此書出版於 1993 年，也就是荒牧典俊在 1993 年之前看過 S.4221 並推測它是《小安般經》的殘簡，而金剛寺版《安般守意經》等三經發現於 1999 年。直到 2014 年筆者發表於該年度的日本印度學佛教學學術大會（請參考：HUNG, Hunglung, 2015）之前，學術界沒有人注意到 S.4221 是《安般守意經》的經註。

<sup>8</sup> S-1104：此上二事不還，所漏盡者也。此外，行間注解中多次提到《大安般》，而《佛說大安般守意經》卷下的文末也出現了「漏盡」一詞。《佛說

則用了 7 次「不漏」及 7 次「無漏」來敘述初果到四果或見道十六心，很可能文本抄寫者不知道它是《安般守意經》的經註，而從其內容之意義來給予「漏盡鈔」的尾題。

從 535 頁上欄「漏盡鈔」之尾題以後（S-ℓ119）到最後的 538 頁上欄的結尾（S-ℓ234）為止是另一文本〈名相解釋〉，〈名相解釋〉的部分同樣沒有題名或尾題，「名相」本身多數以大字體書寫，對名相的「解釋」內容則是小字體，這跟《漏盡鈔》的經文用大字體書寫，而經文與經文之間行間注解以小字體書寫的方式相似。<sup>9</sup>這些「名相條目」及其「解釋內容」仍然與 S.4221 前半部《漏盡鈔》中的經文或注解有關係，而且幾乎是對《漏盡鈔》中的經文內容或其「行間注解」，以名相條目方式的再解釋或進一步的論述。茲將 S.4221 在《敦煌寶藏》第 34 冊中的各頁欄及行數表列於後：

表一：S.4221 各頁、欄行數\*\*說明

頁數/ 欄數	行數	內容
532 頁下欄	S-ℓ 1-22	《漏盡鈔》
533 頁上欄	S-ℓ 23-42	《漏盡鈔》
533 頁下欄	S-ℓ 43-65	《漏盡鈔》
534 頁上欄	S-ℓ 66-85	《漏盡鈔》
534 頁下欄	S-ℓ 86-106	《漏盡鈔》
535 頁上欄	S-ℓ 107-128	《漏盡鈔》（S-ℓ 107-118） / 〈名

---

大安般守意經》卷 2：「六為知索漏盡，是為六也。」（T15, no. 602, p. 173a22-23）。

<sup>9</sup> 但也有少數名相條目以小字體抄寫。

		相解釋〉(S-ℓ 119-128)
535 頁下欄	S-ℓ 129-147	〈名相解釋〉
536 頁上欄	S-ℓ 148-164	〈名相解釋〉
536 頁下欄	S-ℓ 165-183	〈名相解釋〉
537 頁上欄	S-ℓ 184-204	〈名相解釋〉
537 頁下欄	S-ℓ 205-222	〈名相解釋〉
538 頁上欄	S-ℓ 223-234	〈名相解釋〉

\*\*各行數皆以手抄大字體來計算，原則上一行大字體相當於兩行小字體。

筆者判斷此《漏盡鈔》寫本應是東晉·謝敷(circa 376 CE)為《安般守意經》所作的註解。<sup>10</sup>謝敷的〈安般守意經序〉<sup>11</sup>記述著他引用了《大安般(守意)經》與《修行(道地)經》等經典來註解這一部《安般守意經》，說他抄撮(摘錄)上述經典內容與《安般守意經》之內容相呼應者，於是採集成為註解的條文。謝敷於該「序文」中有如下的記述：

於是復率愚思推檢諸數。尋求明證。遂相繼續撰為注義。  
并抄撮大安般修行諸經事相應者。引而合之。<sup>12</sup>

序文中又說：

<sup>10</sup> 請參考筆者論文：“A Study of the Authorship of the Second Part of Dunhuang Manuscript S.4221”一文的 introduction，《正觀》No. 78, p. 115。

<sup>11</sup> 《出三藏記集》卷 6：(T55, no. 2145, p. 43, c26-p. 44, b28)。

<sup>12</sup> 《出三藏記集》卷 6：(T55, no. 2145, p. 44, b22-24)。

此安般典。其文雖約義關眾經。自淺至精眾行具舉。<sup>13</sup>

這也就是說，他引用較大部頭的《大安般守意經》來注解這一較簡約（即小部頭的）《安般守意經》。謝敷稱所引用的前者為「大安般」，被注解的後者為「安般典」

僧祐的《出三藏記集》卷二記載著「安般守意經一卷(安錄云小安般經)」<sup>14</sup>及「大安般經一卷」<sup>15</sup>的兩經都是安世高所譯出。也就是前者《安般守意經》就是《道安錄》所說的《小安般經》；後者《大安般經》即是《大安般守意經》。<sup>16</sup>我們相信這兩部經在晉代都曾經流傳過。從僧祐的《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六，為《大安般守意經》做注解的除了康僧會與陳慧之外還有道安，因為從道安的〈安般注序〉中可以看到其注解對象也是《大安般守意經》。<sup>17</sup>因此，謝敷的《安般守意經注》就是對《小安般經》加以「注義」，而的確敦煌版《安般守意經》的行間注解引用了《佛說大安般守意經》的內容。目前 S 4221 寫本中的敦煌版《安般守意經》只保留了原「經注」的後半篇，

<sup>13</sup> 《出三藏記集》卷 6：(T55, no. 2145, p. 44, b9-10)。

<sup>14</sup> T55, no. 2145, p. 5, c23。

<sup>15</sup> T55, no. 2145, p. 6, a15。

<sup>16</sup> 現行《大正藏》中，T602 號之經名為《佛說大安般守意經》，加入了「佛說」兩個字。但我們從《僧祐錄》到《禎元錄》都沒有看到「佛說」兩個字。而高麗藏（1011-1087）及趙城金藏（1149 年-1173）都有「佛說」兩字，此二藏經都是《開寶藏》（971-983）的復刻本。因此，很有能加入「佛說」兩字是從《開寶藏》開始的。

<sup>17</sup> 《出三藏記集》卷 6：「魏初康會為之注義義或隱而未顯者，安竊不自量，敢因前人為解其下。」(T55, no. 2145, p. 43c22-23)。

筆者判斷其前半篇很可能在轉傳、抄寫的過程之中遺失了。

敦煌版《安般守意經》之經文與 82 個「行間註解」，加起來全部共有 118 行，約 4400 字。首先，我們先討論敦煌版《安般守意經》與金剛寺版《安般守意經》兩寫本經文本身的校勘問題。以下我們將兩寫本內容差異的 66 筆（cf.1~cf.66）字詞做相互間的校勘對照，<sup>18</sup>K-ℓ 代表金剛寺版《安般守意經》的行數<sup>19</sup>，S-ℓ 則代表敦煌版《安般守意經》的行數<sup>20</sup>，其內容差異之校勘對照表如下：

**表二：金剛寺版《安般守意經》與敦煌版《安般守意經》之校勘對照表**

	金剛寺版《安般守意經》	敦煌版《安般守意經》
編號	行數 字或詞	行數 字或詞
cf.1	K-ℓ170	S-ℓ3 名
cf.2	K-ℓ173 心	S-ℓ5 念
cf.3	K-ℓ174 應	S-ℓ6 是
cf.4	K-ℓ175 若	S-ℓ7
cf.5	K-ℓ176 是	S-ℓ7
cf.6	K-ℓ178	S-ℓ10 彼從是思惟
cf.7	K-ℓ179 名	S-ℓ10
cf.8	K-ℓ179 若欲	S-ℓ10

<sup>18</sup> 在筆者的“A Study of Dunhuang Manuscript S.4221:The Annotated Text Related to the Kongōji *Anban shouyi jing*”論文中列出 63 筆，本論文則追加了 3 筆（cf.1; cf.23; cf.26），共 66 筆。

<sup>19</sup> 從《報告書》的 191 頁到 194 頁。

<sup>20</sup> 《敦煌寶藏》第 34 冊中的第 532 頁到第 535 頁。

cf.9	K-ℓ180 為	S-ℓ11
cf.10	K-ℓ181 滿	S-ℓ12
cf.11	K-ℓ184 是	S-ℓ17
cf.12	K-ℓ186 可	S-ℓ19
cf.13	K-ℓ188	S-ℓ21 是名
cf.14	K-ℓ188 是名為念	S-ℓ22 為念
cf.15	K-ℓ190 惠	S-ℓ23 觀，慧
cf.16	K-ℓ193 不精進	S-ℓ25
cf.17	K-ℓ195 感	S-ℓ26 或
cf.18	K-ℓ197 名，感	S-ℓ27 或
cf.19	K-ℓ198	S-ℓ29 智
cf.20	K-ℓ202	S-ℓ33 為
cf.21	K-ℓ205 為，種	S-ℓ35
cf.22	K-ℓ206 種	S-ℓ36 名
cf.23	K-ℓ208 為	S-ℓ37
cf.24	K-ℓ209 如	S-ℓ38 名為
cf.25	K-ℓ210 應	S-ℓ39
cf.26	K-ℓ212 為	S-ℓ42
cf.27	K-ℓ216 名	S-ℓ44
cf.28	K-ℓ217 為	S-ℓ45
cf.29	K-ℓ220 俱	S-ℓ48
cf.30	K-ℓ222 一	S-ℓ54
cf.31	K-ℓ222 為，為	S-ℓ55
cf.32	K-ℓ224 諦	S-ℓ57

cf.33	K-ℓ225 也	S-ℓ57 道
cf.34	K-ℓ227 是名爲度世，從 世間得脫	S-ℓ59
cf.35	K-ℓ229 是	S-ℓ60 足
cf.36	K-ℓ230 彼如	S-ℓ62 如彼
cf.37	K-ℓ231	S-ℓ63 是痛
cf.38	K-ℓ231	S-ℓ64 痒陰種
cf.39	K-ℓ234 痛痒	S-ℓ68
cf.40	K-ℓ236 是	S-ℓ70
cf.41	K-ℓ238	S-ℓ73 本
cf.42	K-ℓ240 智	S-ℓ76 知
cf.43	K-ℓ241 彼	S-ℓ77 從
cf.44	K-ℓ243 陀	S-ℓ80 阢
cf.45	K-ℓ244 狴	S-ℓ82 生
cf.46	K-ℓ245 根連	S-ℓ83 相連
cf.47	K-ℓ246 陀	S-ℓ85 阢
cf.48	K-ℓ247 陀	S-ℓ85 阢
cf.49	K-ℓ251 陀	S-ℓ89 阢
cf.50	K-ℓ251 含，含	S-ℓ90 銓，銓
cf.51	K-ℓ253 名	S-ℓ92
cf.52	K-ℓ254 含	S-ℓ92 銓
cf.53	K-ℓ255 為	S-ℓ94 无
cf.54	K-ℓ257 福	S-ℓ97
cf.55	K-ℓ258 阿那含名爲不還	S-ℓ97 銓

	世間,含	
cf.56	K-ℓ260	S-ℓ99 阿那鎗
cf.57	K-ℓ260	S-ℓ100 名為不還世間
cf.58	K-ℓ267 上五縛與盡, 為, 上	S-ℓ108 為上五結了 盡
cf.59	K-ℓ268 驕慢	S-ℓ110 僑慢
cf.60	K-ℓ269 名	S-ℓ111
cf.61	K-ℓ270 瞋	S-ℓ113
cf.62	K-ℓ271 慧已舍盡知, 愚癡 已舍盡知, 驕慢已舍盡知	S-ℓ113
cf.63	K-ℓ272 盡	S-ℓ113
cf.64	K-ℓ272	S-ℓ114 五, 亦有, 覺
cf.65	K-ℓ273 現	S-ℓ115 見
cf.66	K-ℓ275 竟, 佛	S-ℓ117 意, 也

### 兩寫本之差異比較

從上表之分析，我們可將 66 筆差異分為：異體字、文字脫落、錯誤位移或倒置等三類加以討論。屬於異體字所產生的差異之類別共有十筆。<sup>21</sup>兩文本間的異體字的存​​在，說明了文本各自在不同地域傳播，歷經長時間之轉傳、抄寫過程中所發生的一種現象。

<sup>21</sup> cf.15 (K-ℓ190/ S-ℓ23), cf.42 (K-ℓ240/ S-ℓ76), cf.44 (K-ℓ243/ S-ℓ80), cf.45 (K-ℓ244/ S-ℓ82), cf.47 (K-ℓ246/ S-ℓ85), cf.48 (K-ℓ247/ S-ℓ85), cf.49 (K-ℓ251/ S-ℓ89), cf.50 (K-ℓ251/ S-ℓ90), cf.52 (K-ℓ254/ S-ℓ92), cf.59 (K-ℓ268/ S-ℓ110)。

## 文本發現的價值與意義

此外，敦煌版《安般守意經》中也發生文字脫落<sup>22</sup>與錯誤位移及倒置現象<sup>23</sup>。看起來似乎敦煌版經文寫本的價值不如金剛寺版，但這也不盡全然，其實它也有好幾個地方提供給金剛寺版《安般守意經》做文本校對的功能。<sup>24</sup>此外，雖然經錄上存在過的三部安世高佚失的寫本在日本金剛寺被發現，但而是否為安世高的真作，學術界仍然沒有十分把握。<sup>25</sup>敦煌版《安般守意經》的發現，論證了金剛寺版《安般守意經》就是經錄上佚失版本的可能性大為增加，並間接確認了其他兩部書寫在一起的《佛說十二門經》與《佛說解十二門經》應也是安世高的作品。

## (二)「行間註解」之經論引文校勘研究

敦煌版《安般守意經》經文間的行間註解引用了那些經論？

以下，我們將行間註解中所引用過的經或論加以研判、統計，這對我們判斷該寫本作者是誰是很重要的論據。如前所說，註解共有 82 個。首先找出敦煌版《安般守意經》寫本的行間

---

<sup>22</sup> 請參考筆者論文：“A Study of Dunhuang Manuscript S4221: The Annotated Text Related to the Kongōji *Anban shouyi jing*,”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 Vol. 63, No.3, p. 41-42。

<sup>23</sup> 同論文：pp.42-43。

<sup>24</sup> 同上論文：pp.43-44。

<sup>25</sup> 例如學者デアリアヌ フロリン在其〈新発見の安世高訳『安般守意經』金剛寺版〉一文中，提到該寫本出於鎌倉初期禪僧兼學問僧的明惠上人（1173-1232）之手的可能性。（《報告書》頁 30）

註解中所提到的經論名稱或關鍵敘述，再找到相對應的大正藏的經論名稱，<sup>26</sup>S-ℓ 是該 S.4221《漏盡鈔》寫本的行數，相對應的內容出處及經論名如下表<sup>27</sup>

表三：「行間註解」中之經論引文校勘表

「行間註解」中之經論引文	對應之《大正藏》經論引文
S-ℓ15：故九品 <sup>28</sup> 曰：「向于諸根，未成道根也。」	《修行道地經》卷 5〈數息品 23〉：「向于諸根，未成道根」 <sup>33</sup>
S-ℓ15：《脩行》〈息〉「中行四神 <sup>29</sup> 、得五通，單說定也。」	《修行道地經》卷 5〈數息品 23〉：「已得四禪自在如是，此為五通。」 <sup>34</sup>
S-ℓ32：《大安般》曰：「念念為覺」。	《佛說大安般守意經》卷 2：「何等為覺？念念為覺」。 <sup>35</sup>
S-ℓ39：《大安般》曰：「無所念為直」。	《佛說大安般守意經》卷 2：「謂無所念為直，有所念為不直也。」 <sup>36</sup>

<sup>26</sup> 在“A Study of Dunhuang Manuscript S 4221: The Annotated Text Related to the Kongōji *Anban shouyi jing*” (p. 44) 中共有 9 筆出處資料，本論文新增兩筆 S-ℓ77 之資料，並查出其出處為《阿差末菩薩經》與《大哀經》，原《漏盡鈔》的行間註解沒有上述兩筆的出處或提示。

<sup>27</sup> 以下《漏盡鈔》內容中的書名號及引號皆為筆者所加入。

<sup>28</sup> 此處 S-ℓ15 之「九品」是指〈數息品〉中所說的「九事」。也就是將暖、頂、忍、世第一之四善根進一步分為九個階段。《修行道地經》卷 5〈數息品 23〉：「何謂溫暖法？未具足善本，凡有九事：有微柔和、下柔和、勝柔和，有中、有中中、有勝中，有上柔和、有中上、有上上柔和。」(T15, no. 606, p. 217, b8-10)。

<sup>29</sup> 此處之《脩行》〈息〉是指《修行道地經》的〈數息品〉，而 S-ℓ15 的手抄筆跡辨認為「四神」，應為「四禪」之誤植。

<p>S-ℓ40：《中本起》曰：「<u>八正覺自得，無離無所染</u>」。</p> <p>S-ℓ51：《陰持入》：「三結後，云<u>止觀成四諦</u>。」<sup>30</sup></p> <p>S-ℓ51：《脩行經》：「四諦為十六無漏，<u>卅七品為止觀</u>。而<u>邇十六無漏中</u>。」</p> <p>S-ℓ75：《異經》曰：「<u>應辯辯者，報答：八部異音、異義而不有漏也</u>。」</p>	<p>《中本起經》卷 1〈轉法輪品 1〉：「<u>八正覺自得，無離無所染</u>」。<sup>37</sup></p> <p>《陰持入經》卷 2：「<u>止觀亦如是，為作四事：為識苦、為斷集、為盡自證、為衍道滿</u>。」<sup>38</sup></p> <p>《脩行道地經》卷 5〈數息品 23〉：「是<u>寂觀</u><sup>39</sup>二，如兩馬駕一車乘行。若無漏心不專一法，遍入<u>三十七品之法</u>，以是具足此<u>三十七法</u>，便解知苦...是為<u>第十六無漏之心</u>。」</p> <p>《阿差末菩薩經》卷 5：「何謂<u>應辯</u>？若能普入一切音詞，<u>諸天之聲、世間人聲、諸龍、鬼神、撻查耆、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u></p>
---	--

<sup>33</sup> T15, no. 606, p. 218, a5-6。

<sup>34</sup> T15, no. 606, p. 217, a27。

<sup>35</sup> T15, no. 602, p. 172, a27-28。

<sup>36</sup> T15, no. 602, p. 172, c3-4。

<sup>30</sup> 《陰持入經》卷 2：「彼為三縛結為何等？一為知身非身，二為無疑，三為不貿易衍戒。」(T15, no. 603, p. 178a17-19)。

<sup>37</sup> T04, no. 196, p. 148, a6。案：此兩句為經文中的句頌。

<sup>38</sup> T15, no. 603, p. 179, b22-23。本論文僅截取一小段做比對。《陰持入經》中可以涵蓋到較大的段落，即：p. 179, a26-c7。

<sup>39</sup> 寂觀即止觀，竺法護在其所譯的《脩行道地經》中，共用了 7 次寂觀，只用了 1 次止觀。

<p>S-ℓ77:「轉應機無難，適發尋對」。</p> <p>S-ℓ109:《阿比曇》曰:「除癡所餘亂惡念法，為腦也。」<sup>31</sup></p> <p>S-ℓ113:《異經》<sup>32</sup>有「瞋恚已舍盡知，愚癡已舍盡知」者也。</p>	<p>摩休勒，人與非人所有音聲...真諦言無缺漏」。<sup>40</sup></p> <p>《阿差末菩薩經》卷 7:「何謂辯才無有盡者...卒問尋對，應機無難」<sup>41</sup></p> <p>《大哀經》卷 2〈莊嚴法本品 4〉:「復有七事:一曰、其辯才智適發尋對，二曰、辯才應機」。<sup>42</sup></p> <p>《阿毘曇五法行經》卷 1:「除塵所餘亂意念法。是為腦<sup>43</sup>非塵。」</p> <p>K-ℓ270-271:「瞋恚已舍盡知，愚癡已舍盡知」。<sup>44</sup></p>
---	---

從上述 11 筆資料中整理出 8 筆經論出處的統計中，發現引用了《修行道地經》經文共 3 筆與《佛說大安般守意經》共

<sup>31</sup> 按:文中的「癡」字，應為「塵」字之誤植。

<sup>32</sup> 此處《異經》所指的內容正好與金剛寺版《安般守意經》相合，這說明在謝敷的時代(東晉)流傳著複數的《安般守意經》版本。論證請參考“A Study of Dunhuang Manuscript S 4221:The Annotated Text Related to the Kongōji Anban shouyi jing,”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 Vol. 63, No.3, p. 44。

<sup>40</sup> T13, no. 403, p. 603, a26-b7。

<sup>41</sup> T13, no. 403, p. 609, c24-26。

<sup>42</sup> T13, no. 398, p. 417, c11-12。

<sup>43</sup> 腦，《大正藏》另有“惱”字之校勘。

<sup>44</sup> 這兩句可以發現於金剛寺版《安般守意經》中。

2 筆，合乎謝敷所著的〈安般守意經序〉特別重視此兩經內容的引述，而這 8 部經的譯著者，安世高佔了 4 部，竺法護 3 部，只有 1 部——《中本起經》是康孟詳所譯，全部是西晉以前的作品，而且從下述三個行間注解：「晉胡相解」、「晉解胡語」以及「晉胡」，可以確認這敦煌版《安般守意經》的經註是東晉的謝敷所做，這正合乎我們對所引經論的推論。

S-ℓ80：得道迹名為須陀洹。<sup>晉胡相解。</sup>

S-ℓ99-100：阿那銓名為不還世間。<sup>晉解胡語。</sup>

S-ℓ107-108：阿羅漢名為无所著。<sup>晉胡。</sup>

### (三) 小結

從日本金剛寺版《安般守意經》之發現及保存在 S.4221 的敦煌版《安般守意經》之確認——《安般守意經》流傳於兩個不同時空背景之事實中，我們可以確定失傳千年以上《小安般經》的再現事實，而現存的金剛寺版《安般守意經》經文之誤植或脫落等現象較少，應當最接近《小安般經》的原始寫本。

《漏盡鈔》保存了《安般守意經》後半篇的經文，而從其「行間注解」的內容及其所提示經論名與所出年代，也合乎謝敷〈安般守意經序〉中之敘述，特別是三組的行間注解——「晉胡相解」「晉解胡語」與「晉胡」我們可以判斷該注解為東晉的謝敷所著。

## 三、〈名相解釋〉與《漏盡鈔》之關係探討

在《漏盡鈔》(S-ℓ1~118) 寫本中，包含有敦煌版《安般守意經》的經文，以及 82 個行間注解。經文本身用大字書寫，

行間注解則是小字抄寫。同樣的，在 S-ℓ119~234 的〈名相解釋〉部分，「名相條目」本身為大字，對名相之「解釋內容」則為雙行的小字<sup>45</sup>。而從《漏盡鈔》的「行間注解」與〈名相解釋〉的「解釋內容」都是用小字體來抄寫，特別是用省略重複之符號「ㄩ」<sup>46</sup>的方式都相互一致，這說明了 S.4221 的最後抄寫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我們以下列九項名相主題來探討〈名相解釋〉與《漏盡鈔》兩文本之關係：

- (一) 斷結使、證四果
- (二) 四諦、十六無漏及八正道
- (三) 八直行為三分法身
- (四) 十二因緣
- (五) 四果及辟支佛
- (六) 七財、四喜、四信
- (七) 四十事
- (八) 三十七品
- (九) 四禪、八解脫、九次第禪

並依〈名相解釋〉前後文順序來一一確認其內容中，兩文本已

---

<sup>45</sup> 但在 S-ℓ119~234 中，有多處的「名相條目」詞，仍跟其隨後的「解釋內容」一樣，以小字書寫，並沒有像 S-ℓ1~118 那樣：經文為大字，而行間注解為小字那樣區分得很清楚。

<sup>46</sup> 比如 S-ℓ 36，筆者的校勘稿為：名為止覺意。胡言語薩𡇗，薩𡇗信也。從四信也。 在寫本原稿則為：名為止覺意。胡言語薩𡇗，𡇗信也。從四信也。

經指出<sup>47</sup>或尚未指出之引用經論出處。<sup>48</sup>因《漏盡鈔》是在 S.4221 之前半部，為對比上的方便，各項討論仍先舉出《漏盡鈔》之後，再列出〈名相解釋〉。

## (一) 斷結使、證四果

### 《漏盡鈔》

S-ℓ50~51 的行間註解，有「苦四慧滅廿八結也」，「習四慧滅十九結也」，「盡四慧滅十九結也」，「道四慧滅廿二結也」之內容。S-ℓ81~113 的經文及行間註解中，則廣泛討論了從初果到四果之「斷三結」(S-ℓ81，經文)、「五下結」(S-ℓ97，經

<sup>47</sup> S.4221 後半部 (S-ℓ119~234) 〈名相解釋〉的部分，明確標示著引文出處的地方共有五處，「出大泥洹」四處，「出陰持入」一處。

<sup>48</sup> 在筆者的“A Study of the Authorship of the Second Part of Dunhuang Manuscript S.4221”, pp.135-136 一文中已經指出〈名相解釋〉中所引用的經論共有 11 部，即：《安般守意經》、《阿毘曇五法行經》、《陰持入經》、《般泥洹經》、《太子瑞應本起經》、《賢劫經》、《修行本起經》、《阿毘曇八禪度論》、《阿毘曇甘露味論》、《菩薩瓔珞經》、《佛說觀佛三昧海經》。本文的研究，再增加四部經論及一篇序，即：《出曜經》(竺佛念譯)、《佛說如來興顯經》(竺法護譯)、《法句譬喻經》(晉世沙門法炬共法立譯)、《法句經》(吳維祇難等譯)及〈了本生死經序〉(道安著)。就翻譯的年代而言，除了佛陀跋陀羅所譯的《佛說觀佛三昧海經》是較晚出的經典之外，竺佛念所譯的《菩薩瓔珞經》及《出曜經》也都是五世紀初才翻譯出來的。在《出三藏記集》卷 15 的〈佛念法師傳〉中說到：「至姚興弘始之初，經學甚盛。念續出菩薩瓔珞、十住斷結及出曜、胎經、中陰經。」(T55, no. 2145, p. 111, b21-23)。按：姚興弘始之紀元為 399-416，因此姚興弘始之初約在第五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

文)、「五下縛結」(S-ℓ105, 經文)及「上五結」(S-ℓ 108, 經文);而「驕慢」(S-ℓ110, 經文)為五上分結之一,而且 S-ℓ 100 也有「已從舍使結」之經文。

〈名相解釋〉

S-ℓ119~148 之段落內容都在敘述斷結使——初果 (srota-āpanna)斷 88 結,乃至四果 (catvāri-phalāni)斷 98 結。開頭 S-ℓ119~125 這一段是有關「九結者」(S-ℓ119)及「七使者」(S-ℓ120)等 12 個名相(詞或句子)及其解釋,加上七慢 saptamānāh (S-ℓ123)。S-ℓ125 之後,都是在討論斷 88 結乃至 98 結,並歸類了結使與四諦的關係,共有「苦有廿八,習有十九,盡有十九,道有廿二」(S-ℓ125)等 15 個名相(詞或句子)及其解釋。這很可能引用自苻秦建元十九年(西元 383 年)僧伽提婆與竺佛念所合譯的《阿毘曇八犍度論》<sup>49</sup>或是《阿毘曇甘露味論》,<sup>50</sup>後者之譯者不詳,但以印順法師的看法<sup>51</sup>,根據《阿毘曇甘露味論》所使用的語彙,應是苻秦時代(351-394)的作品。但根據湯用彤的看法<sup>52</sup>,毗曇之研究,昌盛於道安(312-385),乃至梁末隋初(六世紀後半),唐以後就不盛行。因此可以確認 S-ℓ119~234 的〈名相解釋〉部分是謝敷之後才

<sup>49</sup>《阿毘曇八犍度論》卷 4:「二十八見苦斷。十九見習斷。十九見盡斷。二十二見道斷」(T26, no. 1543, p. 786, b16-18)。

<sup>50</sup>《阿毘曇甘露味論》卷 1〈結使禪智品 9〉:「二十八見苦斷。十九見習斷。十九見盡斷。二十二見道斷。」(T14, no. 425, p. 44, c17-22)。

<sup>51</sup>《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 p. 475。

<sup>52</sup>《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下冊》, pp. 841-846。

寫出的，也就是六朝（五世紀初）以後的作品。

本段中的三十六邪（S-ℓ137~138）與十二疑 vicikitsā（S-ℓ137~139）均出自《阿毘曇五法行經》。<sup>53</sup>又，「增翅止觀」（S-ℓ143、S-ℓ 144、S-ℓ 147）一詞僅《陰持入經》<sup>54</sup>用過。而 S-ℓ123 之「僑慢結，慢有七慢」之名相下的小字解釋內容有：「僑慢、僑慢慢、自慢、自計慢、欺慢、不如慢、邪慢也。」是出自《阿毘曇五法行經》。<sup>55</sup>

此外，S-ℓ149~150 有提到阿羅漢的六通、五自在。而《漏盡鈔》中，S-ℓ 15 的經文行間注解有敘述到「《脩行》〈息〉中行四神、得五通，單說定也」之內容；且更前面的 S-ℓ4、S-ℓ13 行間注解中也出現了「神通」一詞。

## （二）四諦、十六無漏及八正道

### 《漏盡鈔》

<sup>53</sup>《阿毘曇五法行經》卷 1：「邪使為何等。三十六使為邪使。何等為三十六。十二使著欲。十二使著色。十二使著無有色。是名為三十六使。」(T28, no. 1557, p. 1000, b3-5)。《阿毘曇五法行經》卷 1：「疑使為何等。十二使名為疑使。何等十二。著欲見苦斷疑。著欲見習斷疑。著欲見盡斷疑。著欲見道斷疑。著色見苦斷疑。著色見習斷疑。著色見盡斷疑。著色見道斷疑。著無有色見苦斷疑。著無有色見習斷疑。著無有色見盡斷疑。著無有色見道斷疑。是名為十二疑。」(T28, no. 1557, p. 1000, b27-c4)。

<sup>54</sup>《陰持入經》卷 2：「增翅止觀」(T15, no. 603, p. 180, a2)。

<sup>55</sup>《阿毘曇五法行經》卷 1：「僑慢結名為七輩。何等七。一為僑慢。二為僑。三為自慢。四為自計慢。五為欺慢。六為不如慢。七為邪慢。」(T28, no. 1557, p. 999, b20-22)。此中，“二為僑”應脫落了「慢慢」，如 S-ℓ123 之敘述，應為「僑慢慢」。

除了 S-ℓ51 之行間注解有「四諦為十六無漏」<sup>56</sup>之外，S-ℓ14、S-ℓ20、S-ℓ51、S-ℓ52 的行間注解也都有出現「十六无漏(心)」一詞。有關八正道(八種道行)方面，S-ℓ39、S-ℓ46、S-ℓ48 的行間注解都有「八等」一詞；S-ℓ40 則有「八正覺」。此外，S-ℓ39~49 有直見、直行正計、正方便治、直正念意、正定、直口、直身、直意等八正道之經文內容及其行間注解。

### 〈名相解釋〉

相對於上一段 S-ℓ119~148 之段落內容重點在敘述斷 88 結乃至 98 結與四諦之關係。<sup>57</sup> 本段 S-ℓ151~161 之內容則在說明十六無漏心與四諦在修道上的配合。因此，S-ℓ152 的解釋內容中提出了「十六无漏心者，以四諦為名」。S-ℓ152~154 說明苦諦與集諦；S-ℓ154~159 則以八正道說明道諦，以八邪道說明苦諦。最後部分的 S-ℓ159~161 歸納十六無漏心與斷 88 結乃至 98 結而證入四果。S-ℓ154~158 之八正道與八邪道內容與《般泥洹經》的兩處<sup>58</sup>內容幾乎一致。不一樣的地方是《般泥洹經》用“八真道”“正思”“正言”“邪言”，而 S-ℓ154~158 正用“八正道”“正念”“正語”“邪語”。對比了八正道的八個項目之排列順序，發現了《般泥洹經》與 S-ℓ154~158 的上述四個語彙，其對應的梵文各應為：*āryāṣṭāṅga-mārga*, *samyak-saṃkalpa*, *samyag-vāc*, *mithyā-vāc*。S-ℓ154~158 是用比較新層的譯詞來取代《般泥洹經》的原詞，但是將“正思”(samyak-saṃkalpa)

<sup>56</sup> 該詞句前有「脩行經」三字，為引用《修行道地經》之敘述。

<sup>57</sup> 事實上，在 S-ℓ137 已經提到「以四諦十六无漏心治卅六邪、十二疑」。

<sup>58</sup> T01, no. 6, p. 187, c9-19；T01, no. 6, p. 187, b26-c3。的

取代為“正念”之例子較不多見，但竺法護也用過<sup>59</sup>。我們將 S-ℓ154~156 中之八正道、八邪道引文與《般泥洹經》的原文對比於下：

S-ℓ154~156 (八正道)：

「道諦者八正道也。一曰正見，見今世後世，作善有福，為惡得殃，知苦知習盡，行道得道。二曰正念，思樂出家，去諍怒心。三曰正語，言諦至誠，柔軟中信。四曰正行，不殺不邪，不有婬心。五曰正命，求利衣食，以道不邪。六曰正治，抑制惡行，興起善意。七曰正志，志惟四觀身痛意法，解无常苦非身不淨。八曰正定，一向無為，成四禪行。」

《般泥洹經》<sup>60</sup>：

「所謂八真道者，一為正見，見今世後世，作善有福，為惡得殃，知苦知習，滅行得道。二為正思，思樂出家，去諍怒心。三為正言，言諦至誠，柔軟忠信。四為正行，不殺不邪，無有婬心。五為正命，求利衣食，以道不邪。六為正治，抑制惡行，發起善意。七為正志，志惟四觀身痛意法，解非常苦非身非淨。八為正定，一向無為，成四禪行。」

S-ℓ156-158 (八邪道)：

「八邪道者，一曰邪見，不知今世、後世所作自得，而以卜瞻享祠求福。二曰邪思，念在居家有諍怒心。三曰邪語，虛偽諂諭，佞讒綺語。四曰邪行，殺生貪取，有婬嫉意。五曰邪命，求利衣食，不以定道。六曰邪治，惡不能政，善不能行。七曰

<sup>59</sup> 如《普曜經》(T03, no. 186, p. 522, b8-9)等。

<sup>60</sup> 《般泥洹經》卷 2：(T01, no. 6, p. 187, c9-17)。

邪志，志常貪樂，九身調淨。<sup>61</sup>八曰邪定，專志邪向，不得出要，出大泥洹。」

《般泥洹經》<sup>62</sup>：

「以邪之道，一曰邪見，不知今世後世，所作自得，好以卜占享祀求福。二曰邪思，念在愛欲，有諍怒心。三曰邪言，虛偽諂諛，佞讒綺語。四曰邪行，殺生貪取，有婬嫉意。五曰邪命，求利衣食，不以正道。六曰邪治，惡不能止，善不能行。七曰邪志，志貪常樂，痛身調淨。八曰邪定，專意所望，不見出要。」

此外，在 S-ℓ161 中，以「十六无漏心，諸道斷藥也」做為總結之後，接著在 S-ℓ161～S-ℓ165 之段落中，引用竺法護（239-316）所譯的《賢劫經》內容中說到「賢劫」*bhadra kalpa* 中有八萬四千總持 *dhāraṇī*，攝八千四百藥治種種貪瞋癡諸病。

<sup>63</sup>

### （三）八直行爲三分法身

《漏盡鈔》

S-ℓ 46 有「八種道行」之經文，接著有「八等成三分法身」之行間注解。八種道行、八等或八直行都是八正道的同義詞。

〈名相解釋〉

---

<sup>61</sup> S-ℓ158「九身調淨」，在《般泥洹經》則為「痛身調淨」。法顯所譯的《佛說大般泥洹經》有「是身不淨九孔常漏」(T12, no. 376, p. 854, b13-14)，抄寫者可能將「痛身」改為「九身」。

<sup>62</sup> 《般泥洹經》卷 2：(T01, no. 6, p. 187, b25-c3)。

<sup>63</sup> 〈諸度無極品第六〉：(T14, no. 425, p. 11, b18-p. 13, a6)。

S-ℓ 188~190 有「何謂八直行為三分法身？」之名相及其後之解釋內容。S-ℓ222~223 也有「何謂八直行為三分法身？」名相及其解釋。此外，S-ℓ149 有五分法身一詞，而 S-ℓ188-189、S-ℓ204~205 以及 S-ℓ224~225 都提出除了戒身、定身、慧身之外，再加上解脫身、度知見身，成為五分法身。將「八直行」歸類為三分法身或五分法身，其內容應有參考《陰持入經》<sup>64</sup>，但三分法身及五分法身之詞彙很可能參考引用自《菩薩瓔珞經》。<sup>65</sup>

<sup>64</sup> 「三分法身」一詞在整個《大正藏》只有以下二經二論各出現過一次，一共四次：《菩薩從兜術天降神母胎說廣普經》卷 2〈佛樹品 4〉：「三分法身」(T12, no. 384, p. 1021, b18-19)；《菩薩瓔珞經》卷 2〈龍王浴太子品 4〉：「三分法身」(T16, no. 656, p. 11, c28)；《分別功德論》卷 1：「三分法身」(T25, no. 1507, p. 32, b28)；《鞞婆沙論》卷 8：「三分法身戒身定身慧身」(T28, no. 1547, p. 472, c11-12)，而也只有《鞞婆沙論》明示三分法身是指戒定慧三身，但上述二經二論均未明確連結到八正道，這種區分法有可能參考自《陰持入經》將八正道分為「戒種」「定種」「慧種」。《陰持入經》卷 1：「八種道術為墮合三種：一、戒種，二、定種，三、慧種。彼所直語、直業、直治，是名為戒種；彼所直方便、直念、直定，是名為定種；彼所直見、直術，是名為慧種。」(T15, no. 603, p. 174, b10-14)。“Tattha atṭhaṅgiko maggo ti khandho silakkhandho ca sammādhikkhandho ca paññākkhandho ca. Tattha yā ca sammāvācā yo ca sammākammanto yo ca sammājīvo, ayaṃ silakkhandho. Yā ca sammāsati yo ca sammāvāyāmo yo ca sammāsamādhī, ayaṃ sammādhikkhandho. Yo ca sammāsankappo yā ca sammādiṭṭhi, ayaṃ paññākkhandho.” *The Petakopadesa*, p. 115, ll. 9-15.

<sup>65</sup> 《菩薩瓔珞經》卷 3〈識界品 6〉：「如來五根成就法身，戒身、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知見身，是謂如來五分法身」(T16, no. 656, p. 23, a13-15)。

#### (四) 十二因緣

《漏盡鈔》

S-ℓ 67~69 段落，陳述「利解」(義無礙辯)，在「本因緣...是識陰種」經文後，接著有「本也，生也，因緣也，習義也。種習是陰義也，五陰名色也。粗舉十二緣義也。」之行間註解。文中的十二緣即是十二因緣。

〈名相解釋〉

S-ℓ 190~194 段落，以「何謂十二因緣？」之名相起始，隨後為各個名相及其解釋內容，此十二因緣之用語很可能參考自《修行本起經》。以下我們摘取 S-ℓ 190~194 大字的名相條目與《修行本起經》中的用語做對比如下：

S-ℓ 190~194：

「何謂十二因緣？一者癡，二者行，三者識，四者名色，五者六入，六者更樂，七者痛，八者愛，九者受，十者有，十一者生，十二死。」<sup>66</sup>

《修行本起經》<sup>67</sup>：

「本從十二因緣起。何等為十二本？從癡行便有識，緣識行便有名字，從名字行便有六入，緣六入行便有更樂，緣更樂行便有痛，緣痛行便有愛，緣愛行便有受，緣受行便有有，緣有行便有生，緣生行便有老死」。

---

<sup>66</sup> 以上皆截取大字體的各「名相條目」詞，而省略各該小字的「解釋內容」。

<sup>67</sup> 《修行本起經》卷 2〈出家品 5〉(T03, no. 184, p. 470, b27-c3).

《修行本起經》對十二因緣的敘述中，「行」跟各個階段都連結在一起，是比較特別的用法。而較屬古譯的「名字」一詞在 S-ℓ 190~194 中，則改為「名色」。此外，〈名相解釋〉的 S-ℓ207 中，也出現了「十二因緣」一詞。在十二因緣的段落之後，接著有 S-ℓ 194~195 一小段的「三堅」法，也就是以布施、持戒、修習四諦、十二因緣之三堅法取代世間的財、身、命三不堅法。我們查出其引用自《出曜經》，而《出曜經》所說的「律本」很可能是指《摩訶僧祇律》，比對其內容如下：

S-ℓ 194~195：

「何謂三堅不寶之身？不寶之身易寶身，不寶之財易寶財，不寶之命易寶命。」

《出曜經》：

「律本說曰：「當以不寶之身易寶身，不寶之財易寶財，不寶之命易寶命。」<sup>68</sup>

《摩訶僧祇律》：

「以三不堅法，易三堅法，身命財也」<sup>69</sup>

## （五）四果及辟支佛

《漏盡鈔》

從 S-ℓ 80 到最後 S-ℓ118 尾題「漏盡鈔」之前，全部經文與行間注解結束為止，共幾乎有 40 行的大段落，都在討論四果及辟支佛之修證，有「得道迹名為須陀洹」、「第二往來得道，名為斯陀釐」、「阿那釐名為不還世間」、「阿羅漢名為无所著」、

<sup>68</sup> 《出曜經》卷 24 〈觀品 28〉：(T04, no. 212, p. 740, c24-26)。

<sup>69</sup> 《摩訶僧祇律》卷 11：(T22, no. 1425, p. 323, c27)。

「故辟支佛也」等經文及其行間註解。在 S-ℓ117~118 對辟支佛的行間註解中，出現了「各佛」（即辟支佛）與「真人」（即阿羅漢）的特殊用語，西晉前的譯經者就已用過此二詞，但在〈名相解釋〉中並未出現。這可做為《漏盡鈔》與〈名相解釋〉在行文用語風格上有差異的證明。

### 〈名相解釋〉

作者在敘述四果之前，先有 S-ℓ195~196 一小段討論「持信、奉法」（即須陀洹向）之短文：「何謂持信始學信？<sup>70</sup>佛、信法、信比丘僧、信四真諦是為持信。何謂奉法？始學卅七品，未成五根，故名奉法。」持信即信行人，奉法即法行人，都相當於見道位。<sup>71</sup>S-ℓ197~199 段落，敘述四果及辟支佛。有「何謂須陀洹？」、「斯陀釐」、「何謂阿那釐？」、「何謂阿羅漢？」、「何謂阿羅辟支佛？」等名相條目及其解釋內容。而本段落之 S-ℓ 199 對「辟支佛」之特有的敘述表現，幾乎是引參考用自《漏盡鈔》S-ℓ116~117，而金剛寺版《安般守意經》中也有幾乎相對應的經文。我們將三者——K-ℓ 274~275（剛寺版《安般守意經》）、S-ℓ 116-117（敦煌版《安般守意經》）及 S-ℓ 199（〈名

---

<sup>70</sup> 寫本 S-ℓ195 「何謂持信始學信」七個字都是大字體，很可能是抄者的筆誤，大字體（即名相部分）應只有「何謂持信」四個字，「始學信」三個字，應為小字體（即解釋內容之部分），與下面的「佛、信法、信比丘僧、信四真諦是為持信。」相連。

<sup>71</sup>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23 〈分別賢聖品 6〉：「見道位中聖者有二。一隨信行。二隨法行。由根鈍利別立二名。諸鈍根名隨信行者。諸利根名隨法行者。」(T29, no. 1558, p. 122, b15-17)。

相解釋))、與做對比，將三者對「辟支佛」的敘述列於下：

K-l 274~275：「行卅二相薄，不精進半行，不竟佛相，不與佛等，故辟支佛。」

S-l 116~117：「行卅二相薄，不精進半行，不意（竟）佛相，不與佛等，故辟支佛也。」

S-l 199：「學行不精勤，卅二想（相）薄，半行不精進，不究佛相，不與佛等，故曰辟琰（支）佛。」

像這樣對「辟支佛」之特有的敘述內容，我們很難在其他文本中看到。<sup>72</sup>

在 S-l 206~207 的「四十事」段落與 S-l 210~223 的「三十七道品」段落之間，突然插進一段「海龍十兩」(S-l 207~210) 文，分別引用自《佛說如來興顯經》同一卷中相近的兩段文，但字句時或跳躍斷續，時或脫落，文意可能為了強調佛度眾生的功德、能力如大海龍王<sup>73</sup>或獅子般，而勝於四果及辟支佛。<sup>74</sup>

<sup>72</sup> 對辟支佛修習佛相好，甚至辟支佛與佛的差別，我們看到兩筆類似的資料，但在文本內容上與金剛寺版《安般守意經》或敦煌版《安般守意經》都沒有直接的相關性。《佛說法律三昧經》卷 1：「所入各佛本者，學作功德，不曉成時。聞知有佛，欲得尊號，無有大悲，不曉善權，呼身為有，持想視佛，樂淨守道，不親善友，雖積功德如江河沙，猶無益於。不入權慧，不修利及相好，半行不具，以覺因緣，便得成佛。是為各佛本。」(T15, no. 631, p. 459, c20-25)；《大智度論》卷 18〈序品 1〉：「大辟支佛，亦於一百劫中作功德，增長智慧，得三十二相分：或有三十一相，或三十、二十九相，乃至一相。於九種阿羅漢中，智慧利勝，於諸深法中總相、別相能入；久修習定，常樂獨處。如是相，名為大辟支迦佛，以是為異。」(T25, no. 1509, p. 191, b12-18)。

<sup>73</sup> 《佛說如來興顯經》卷 2：「譬巨海中有大龍王名大嚴淨，一念之頃便能演

校勘如下：

S-ℓ207~209：

「海龍十雨雨於大海，莫所破壞。又至自在雨諸舞樂、不樂慢天雨如意珠、兜術天雨珠瓔飾、鹽天上雨若干種華、忉利天雨軟名香、四天王雨好衣服、鬱單曰雨微妙華、大龍宮雨超等光赤明瑱珠、阿須輪雨兵仗。」

《佛說如來興顯經》：

「雨於大海，莫所破壞。又至自在諸天遊居玉女伎名歡樂雨諸舞樂、至其不樂慢天雨諸如意珠、於兜術天雨珠瓔飾、於鹽天上雨若干種華、忉利天上雨軟名香、四天王上雨好衣服、於鬱單曰雨微妙華、於大龍王宮雨超等光赤明真珠、為阿須倫雨於兵仗。」<sup>75</sup>

S-ℓ209~210：

「有四大寶能消海水，一日炤耀藏大如意寶，變水像乳；二師子之步大如意寶，變乳成蘇揣；三炤耀光明大如意寶，炤燦炤除蘇，猶如劫燒；四无餘究竟大如意寶，炤海无餘，出與忽令滅盡躑。」

《佛說如來興顯經》：

「佛子！有彼巨海而復現於四大之寶如意之珠，威神巍巍，光明無極。斯如意寶功德之耀，消於大海所積聚水而令厥水不復遊逸，斯以大海不增不減。以是之故，如意大珠至使大海常自

---

出十品之雨」(T10, no. 291, p. 603, a12-13)。

<sup>74</sup> 《佛說如來興顯經》卷1：「一切眾生聲聞、緣覺不能曉了、思惟、觀察如來法澤。」(T10, no. 291, p. 596, a6-7)。

<sup>75</sup> 《佛說如來興顯經》卷2：(T10, no. 291, p. 603b23-c1)。

停貯。何謂四？日之耀藏大如意寶、師子之步大如意寶、照耀光明大如意寶、無餘究竟大如意寶，是四大寶。假使大海若無有此如意珠者，水當流溢，四大域界盪合漭養，至圍神山、大圍神山悉當沒溺。其日耀藏如意寶珠，則以二事變大海水，其光照之，消伏其水而令色變化，成像乳；師子之步如意寶光，照變乳色，成如蘇搯；照耀光明如意寶珠，暉燦照之，除去蘇像，猶劫燒時，火燦盛赫皆焚天地；大如意光，照於巨海令其無餘，忽然滅盡，不知所歸。」<sup>76</sup>

## （六）七財、四喜、四信

### 《漏盡鈔》

S-ℓ20、S-ℓ 25、S-ℓ 36、S-ℓ 87 之行間註解都有「四信」一詞，但未出現七財、四喜。

### 〈名相解釋〉

S-ℓ202~203 段落所敘述的七財、四喜、四信都引自《般泥洹經》。七財是指信、戒、懺、愧、聞、施、慧的七種聖財。四喜是於佛、法、僧、戒的四不壞淨，心生歡喜，乃至可證入初果向。因此，本段跟上述「四果及辟支佛」的段落也有相關性。我們將這兩段引文與《般泥洹經》原文對比於下：

S-ℓ202~203：

「七才（財）者：一當有信，見正樂喜。二當有戒，慎戒无犯。三當有慙，改過自悔。四當有愧，慎所言行。五當多聞，諷誦

<sup>76</sup> 《佛說如來興顯經》卷 3：(T10, no. 291, pp. 605c24-606a10)。

无厭。六當智慧，深行微妙。七當法施，无求禮賂。出大泥洹。」

《般泥洹經》<sup>77</sup>：

「又比丘有七財，則法不衰，當善念行：一當有信，見正喜樂。二當有戒，慎護不犯。三當有慚，改過自悔。四當有愧，順所言行。五當多聞，諷誦無厭。六當智慧，深行微妙。七當法施，勿望禮賂。如是七法，可得久住。」

S-ℓ203：

「有四喜：信佛意喜、信法意喜、信眾意喜、信戒意喜已。得四信，便得四喜。出出《大泥洹》。」

《般泥洹經》<sup>78</sup>：

「又欲近道，當有四喜，宜善念行：一曰念佛，意喜不離。二曰念法，意喜不離。三曰念眾，意喜不離。四曰念戒，意喜不離。」

### 有關於《般泥洹經》譯者

目前《大正藏》的《般泥洹經》失譯（不知譯者名），是根據《開元釋教錄》<sup>79</sup>的說法，但該經錄也明記了“非是跋陀所翻，似是謙護等譯”。湯用彤根據“經錄”主張為求那跋陀羅所譯<sup>80</sup>。但是 Jan Nattier 分析了《般泥洹經》之內部及外部證據（internal and external evidence）<sup>81</sup>，認為應是支謙

---

<sup>77</sup> T01, no. 6, p. 176, c8-13。

<sup>78</sup> T01, no. 6, p. 178, c16-19。

<sup>79</sup> T55, no. 2154, p. 530, a3-5

<sup>80</sup>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下冊》，p. 602。

<sup>81</sup> “A Guide to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Texts from the

(197/221~253/266 CE) 所譯。筆者發現上述《般泥洹經》的八正道的八個詞彙，與康孟詳（145/193~200/249 CE）的《中本起經》的「八正為真。一曰正見、二曰正利、三曰正言、四曰正行、五曰正命、六曰正治、七曰正志、八曰正定。」<sup>82</sup>非常相似。以兩譯者生卒年代的先後而言，支謙的譯文應是受到康孟詳的影響。學界有更多的論證支持《般泥洹經》的譯者為支謙。<sup>83</sup>

## （七）四十事

### 《漏盡鈔》

S-ℓ 54 之行間註解為：「則止觀統說卅七品，皆於四諦中也。諸經卅七品前後有止觀，皆此行也。皆泥洹四十事耳，無或文異也」。

### 〈名相解釋〉

S-ℓ 206~207 段落，除了「四十事」之外，也有五十六藥及六十藥。其全文為：「卅七品空无想願合卅（四十）。復加十二因緣、四諦，合為五十六藥也。加上安般六事、四信，大都名六十藥也。」

Eastern Han "Dong Han" and Three Kingdoms "San Guo" Periods," pp. 122-126

<sup>82</sup> 《中本起經》卷1〈轉法輪品1〉：(T04, no. 196, p. 148, c5-7)。

<sup>83</sup> 此外，請參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6%85%E6%A7%83%E7%B6%93> 注7

(2020/07/05)，也主張《般泥洹經》為支謙所譯。

我們看到《佛說大安般守意經》也有「四十事」之敘述：「泥洹有四十輩，謂三十七品經并三向，凡四十事，皆為泥洹」。<sup>84</sup>另外，「五十六藥」一詞，也可以在道安的〈了本生死經序〉中看得到。<sup>85</sup>在「四十事」段落前面，S-ℓ206 有一行「七不可避」，其內容引用自《法句譬喻經》，對比如下：

S-ℓ206：

「萬物眾生有七不可避。何謂為七？一者生，二者老，三者病，四者死，五者罪，六者福，七者因緣。此七事，意雖欲避不能得。」

《法句譬喻經》：

「萬物眾生有七不可避。何謂為七？一者生，二者老，三者病，四者死，五者罪，六者福，七者因緣。此七事，意雖欲避不能得自在。」<sup>86</sup>

## （八）三十七品

《漏盡鈔》

可以說整個 S-ℓ1~46 大段落之經文及行間註解都在討論三十七品（三十七道品），而 S-ℓ51、S-ℓ52、S-ℓ54、S-ℓ62 的

---

<sup>84</sup> T15, no. 602, p. 172, c18-19。

<sup>85</sup> 《出三藏記集》卷 6：「夫解空無命。則成四諦昭然立信。若日殿之麗乾矣。斯乃五十六藥之崇基淵乎。」(T55, no. 2145, p. 45, b15-17)。〈了本生死經序〉闡述的主要內容是「十二因緣」，而且道安的經序開頭就提到了「四信」：「夫四信妙輿者。眾祐之寶軒也。」《出三藏記集》卷 6：(T55, no. 2145, p. 45, b4)。〈名相解釋〉的作者很可能參考了道安的經序。

<sup>86</sup> 《法句譬喻經》卷 2〈惡行品 17〉：(T04, no. 211, p. 591, a14-17)。

行間注解都出現了「卅七品」一詞。雖然《漏盡鈔》文本裡，包括「四斷意」（四正勤）、「四意止」（四念住）之前的經文遺失了，但在 S-ℓ27、S-ℓ32、的行間注解都出現了「四意止」一詞。S-ℓ12 有「四神足」一詞的經文，S-ℓ1~18 是「四神足」之相關經文及行間注解，而且行間注解中，「四神足」出現了三次，「四神足定」出現一次。S-ℓ24 有「五根」一詞的經文，S-ℓ18~23 是其相關經文及行間注解。此外，S-ℓ13、S-ℓ52、S-ℓ84、S-ℓ102 的行間注解也都有「五根」一詞。S-ℓ30 有「五力」一詞的經文，S-ℓ24~30 是其相關經文及行間注解，而 S-ℓ29、S-ℓ53 的行間注解也都出現了「五力」一詞。S-ℓ38 有「七覺種意」一詞的經文，S-ℓ31~38 為相關的經文及其行間注解。S-ℓ46 則有「八種道行」之經文。

### 〈名相解釋〉

S-ℓ210~223 的一大段都在解釋三十七道品，有「何謂卅七品？」、「謂四意止者」、「何謂四意斷？」、「何謂四神足定？」、「何謂五根？」、「何謂五力？」、「何謂七覺意？」、「何謂八直行為三分法身？」等名相條目及其解釋內容。<sup>87</sup>在四意止的內容中，強調觀三十六物及九想觀。<sup>88</sup>此外，「四神足定」一詞在

<sup>87</sup> S-ℓ215「何謂四神足定？」之名相條目後有「欲定，謂行四禪及四空定，如犢慕乳…」的解釋內容。其中，「如犢慕乳」一詞則出自《法句經》卷 2〈道行品 28〉：「如犢慕乳」（T04, no. 210, p. 569, b9）。

<sup>88</sup> S-ℓ210-212：謂四意止者，身痛若愛著身好時，即念身內外三十六物，作九想觀。著身好意即（止），若著身起得喜意，失憂意時，亦當如作三十六物、九想觀。著身痛癢意即止也。若著身起萬端無數意癡或念時，亦作

《漏盡鈔》中已經用過。

本段有不少解釋內容是直接引用或參考《漏盡鈔》的經文本身。我們舉「五力」一組為例，對比如下：

S-ℓ219~220：

「何謂五力？」（此為大字體的名相條目部分）「一者信力，无信不能得壞信為力。二精進力，不精進不能得壞精進為力。三念力，不念不能得壞念力。四定力，不定不能得壞定力。五慧力，不慧不能得壞慧力。是為五力。相連屬為根，不能得沮壞為力也。」（以上為小字體的解釋內容部分）

《漏盡鈔》S-ℓ24~31：

「彼如有諦，信。不信不能得壞信，是名為信力」。「彼如有諦，精進。[不精進]<sup>89</sup>不能得壞精進，是名為精進力」。「彼如有諦，念意，或[惑]意不能得壞念意，是名為念力」。「彼如有諦，定意，或[惑]意不能得壞定意，是名為定力」。「彼如有諦，智慧、不智慧不能得壞智慧，是名為慧力」。「屬是故根，不能得壞故力，如是五力是時行俱行」（以上各段為經文）「根力名同而實異，辨其所以異也。連屬為根義，無壞為力義也。亦息中行也」（此為最後一段經文的行間註解）。

此外，S-ℓ196 中也有「何謂八等亦行卅七品？舉其八行，故曰八等也。」之敘述。

## （九）四禪、八解脫、九次第禪

---

如三十六物、九想觀。着身癡惑意即止。

<sup>89</sup> 如表二：金剛寺版《安般守意經》與敦煌版《安般守意經》之校勘對照表，之 cf.16 所示，《漏盡鈔》S-ℓ25 中，應脫落了「不精進」三字。

### 《漏盡鈔》

S-ℓ23、S-ℓ28、S-ℓ44 的行間註解都出現了「四禪」一詞。S-ℓ18 行間註解有「四棄禪」、「禪定」。在討論四神足的經文中，有 S-ℓ4「精進定」、S-ℓ8「意定」、S-ℓ12「念定」。接著 S-ℓ16～17 的經文對定根做定義：「彼若能定、若精進定、若意定、若思惟定，是名為定根」。五力中也有「定力」(S-ℓ28)。S-ℓ31 到 S-ℓ38 的七覺種意(七覺支)的經文中，包括有 S-ℓ37 的「定覺種意」(定覺支)。S-ℓ39 到 S-ℓ46 的「八種道行」(八正道)的經文中，<sup>90</sup>以及 S-ℓ49 行間註解中也都有「正定」一詞。於是我們看到，不只是安般法門，在三十七道品中，禪定也是修道的核心項目。但行間註解並未特別提到八解脫或九次第禪。

#### 〈名相解釋〉

在〈名相解釋〉中有關四禪、八解脫、九次第禪之敘述共有三個段落：S-ℓ166～188、S-ℓ199～202 以及 S-ℓ225～234，由於 S-ℓ199～202 段落僅敘述到九次第禪的前面四禪，<sup>91</sup>而這四禪內容也重複出現在 S-ℓ225～234 段落中，因此我們只要討論 S-ℓ166～188 及 S-ℓ225～234 兩個段落就可以。又，S-ℓ225～234 對八解脫、九次第禪有較完整的引文，我們先對 S-ℓ225～234 段落加以檢討。

#### 1. S-ℓ225～234 段落：

S-ℓ225～234 段落中包括八解脫(S-ℓ225～229)及九次第

<sup>90</sup> S-ℓ44。

<sup>91</sup> S-ℓ232 說明第三禪的文中「外諸好惡，不得入」，脫落了「一」字，S-ℓ201 的對應內容：「外諸好惡，一不得入」，提供了校勘作用。

禪 (S-ℓ230~234) 兩部分，而八解脫的部分內容又引用自九次第禪，因此我們先討論九次第禪，並與《太子瑞應本起經》做比對，其內容如下：

S-ℓ230~234：

「何謂九次第禪？

棄欲惡法，无復五蓋，不受五欲，眾惡自滅。念計分明，思想无為，意以清淨，成一禪行。

第二，心自開解，却情欲意，无惡可改。不復計視，念思以滅，恬惓守一，欣然不移，成二禪行。

第三，又棄喜意，惟見无淫，外諸好惡，[一]不得入，內亦不起，心正身安，以淨見真，成三禪行。

第四，棄苦樂意，无憂喜想，心不依善，亦不附惡，正在其中，喘息自滅，寂然无變，成四禪行。

第五，度色滅恚，斷求念空，是為弟五禪行。

第六，除去念空，專在識慧定，是為弟六。

第七，除去識慧，專在不欲慧定，是為弟七。

第八，除去不[欲]，專在有想无想定。

第九，皆度一切有想定，遊滅盡慧，是為九次第禪也。」

《太子瑞應本起經》：

「棄欲惡法，無復五蓋，不受五欲，眾惡自滅。念計分明，思想無為，譬如健人得勝怨家，意以清淨，成一禪行。」<sup>92</sup>

「心自開解，却情欲意，無惡可改。不復計視，念思已滅。譬

---

<sup>92</sup> 《太子瑞應本起經》卷 1：(T03, no. 185, p. 476, c28-p. 477, a1)。

如山頂之泉，水自中出，盈流於外，谿谷雨潦，無緣得入。恬  
淡守一，欣然不移，成二禪行。」<sup>93</sup>

「又棄喜意，惟見無姪，外諸好惡，一不得入，內亦不起，心  
正身安，譬如蓮華根在水中，華合未開，根莖枝葉，潤漬水中，  
以淨見真，成三禪行。」<sup>94</sup>

「棄苦樂意，無憂喜想，心不依善，亦不附惡，正在其中；如  
人沐浴潔淨，覆以鮮好白氈，中外俱淨，表裏無垢，喘息自滅，  
寂然無變，成四禪行。」<sup>95</sup>

「一心思四空淨，度色滅恚，斷求念空」<sup>96</sup>

在 S-ℓ230~234 段落中敘述九次第禪的前五禪行，幾乎都是引用自《太子瑞應本起經》<sup>97</sup>，而經文中各禪行中有「譬如...」

<sup>93</sup> 《太子瑞應本起經》卷 1：(T03, no. 185, p. 477, a1-5)。

<sup>94</sup> 《太子瑞應本起經》卷 1：(T03, no. 185, p. 477, a5-8)。

<sup>95</sup> 《太子瑞應本起經》卷 1：(T03, no. 185, p. 477, a8-11)。

<sup>96</sup> 《太子瑞應本起經》卷 1：(T03, no. 185, p. 476, b25-26)。

<sup>97</sup> 從一禪行到四禪行，除了《太子瑞應本起經》外，《修行本起經》及《普曜經》也有類似的內容，但《普曜經》將二禪行的「無惡可改，不復計視」，改為「無惡可攻，不復計觀」(T03, no. 186, p. 521, c21-22)，顯然非 S-ℓ230~234 段落所引用。又，《修行本起經》文中：「念計分明，思視無為，譬如健人得勝怨家，意以清淨，成三禪行」之敘述有誤，因其中的「念計」（尋伺）是，初禪的前兩個禪支，在二禪以上已經沒有。但學界也有指出《修行本起經》做為康孟詳之譯經是“有問題或經過改寫過”（problematic or revised texts）的說法，請參考：A Guide to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Texts from the Eastern Han "Dong Han" and Three Kingdoms "San Guo" Periods, p. 109。

(或如人...)之敘述，不見於 S-ℓ230~234 段落中，但大部分保留在 S-ℓ182~188 的段落內。其次，本段「八解脫」(S-ℓ225~229)文中，從第四解脫到第八解脫(S-ℓ227~229)的五個解脫，都與九次第禪的四空定及滅盡慧的五個禪定(S-ℓ233~234)相互對應，然而第一解脫到第三解脫的三個解脫(S-ℓ225~227)，卻是以「覺、觀」(即尋、伺，解釋內容中則用念、待)兩禪支之有無而做區分的三個等持(三三摩地)來說明。依《俱舍論》，<sup>98</sup>第一解脫、第二解脫都通於第一禪及第二禪，而第三解脫則對應於第四禪，但八解脫中並沒有特別對應到第三禪的項目，<sup>99</sup>因此本段落的八解脫(S-ℓ225~229)部分，用前三解脫來對應到上述三三摩地的說法，<sup>100</sup>其範圍就過於廣泛了。

## 2. S-ℓ166~188 段落

S-ℓ166 行敘述八惟務禪(aṣṭau vimokṣāḥ 即八解脫或八背捨)，其內容如下：

---

<sup>98</sup>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29〈分別定品 8〉：「初二解脫一一通依初二靜慮。能治欲界初靜慮中顯色貪故。第三解脫依後靜慮。離八災患心澄淨故。」(T29, no. 1558, p. 151, b8-10)。

<sup>99</sup>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29〈分別定品 8〉：「第三靜慮寧無解脫。第三定中無色貪故。自地妙樂所動亂故。」(T29, no. 1558, p. 151, b28-c1)。

<sup>100</sup> S-ℓ225-227：何謂八解？第一有覺有觀，有覺有觀者，謂一禪，有念有待也。第二无覺有觀，无覺有觀者，謂第一禪未至第二禪，在其中間，无念有待為二解脫。第三无覺无觀，无覺无觀者，謂從至第二禪，无念无待，惟有淨觀為三解脫。

「有八惟務禪，四禪除弟一念待禪耳，弟二歡喜禪，弟三滅歡喜禪，弟四定意禪耳，四空定，想知滅是為八惟務禪也。」

這樣的說法也就是將九次第定的第一禪除外，而將其他八個定當作跟上述的八解脫完全對應，如此對八解脫的說明似乎更簡單了。從引文僅提到《阿毗曇甘露味論》與《阿毗曇八韃度論》來看，反映出作者對八解脫的了解有所不足所致。

S-ℓ167 行對「九次（第）禪」的敘述中有「出大泥洹」及「亦出陰持入」之提示，前者指《般泥洹經》；後者指《陰持入經》。我們將三者對照如下：

S-ℓ167：

「九次禪者，四禪、四空定、想知滅，是為九次第禪。」<sup>101</sup>

《般泥洹經》<sup>102</sup>：

「佛捨想知滅還思不想入，捨不想入思無所用，捨無所用思識無量，捨識無量思空無際；捨空無際思第四禪，捨於四禪思第三禪，捨於三禪思第二禪，捨於二禪思第一禪；從一禪思復至三禪，便從四禪反於無知棄所受餘泥洹之情，便般泥洹。」<sup>103</sup>

<sup>101</sup> S-ℓ230-234 也有一段“九次第禪”。法寶的《俱舍論疏》對此有更詳細的說明：《俱舍論疏》卷 29〈分別定品 8〉：「行者爾時。依初靜慮得此二觀。深生味著。為欲令此轉增進。故入第二靜慮復修二解脫。復修二法次第如前」(T41, no. 1822, p. 800, b16-18)。

<sup>102</sup> T01, no. 6, p. 188, b19-c5。即敘述佛從第一禪（初禪）一層一層順入禪定，一直到想知滅（滅受想定）；又從想知滅一層一層逆出。

<sup>103</sup> T01, no. 6, p. 188, b29-c5。全文稍長，本段僅引用逆出各禪之文。

《陰持入經》<sup>104</sup>：

「何等為九次第思惟正定？為四禪，亦無色正四定，亦已盡畢定，為九次第正定。」

其對應的巴利文：<sup>105</sup>Tattha katamāyo nava  
anupubbasamāpattiyo? Cattāri jhānāni catasso ca  
arūpasamāpattiyo nirodhasamāpatti ca...Imāyo nava  
anupubbasamāpattiyo.<sup>106</sup>

S-ℓ168~188 之大段落介紹初禪到四禪的禪支，其中 S-ℓ168~186 都在敘述初禪的五個禪支（念、待、喜、樂、自守），玄奘在《俱舍論》中則譯為「尋（vitarka）伺（vicāra）喜（pramuditā）樂（sukha）心一境性（cittaikâgratā）」<sup>107</sup>

本段落中，對「念禪支」，用較長篇幅的引文來加以說明，包括觀三十六物（S-ℓ168~171）以及九想觀（S-ℓ171~176）。「九想觀 navāpriya-samjñā」雖未標示出處，經過檢視比對，我們確定該文是引用自《觀佛三昧海經》。兩者都有九項的觀想內容，對比如下：

S-ℓ171~176：

---

<sup>104</sup> T15, no. 603, p. 180, a13-14。《陰持入經》的譯者是安世高。

<sup>105</sup> T15, no. 603, p. 180, a13-14；Stefano, Zacchetti, (2002b), “An Early Chinese Translation Corresponding to Chapter 6 of the *Peṭakopadesa* : An Shigao's *Yin chi ru jing* T 603 and its Indian original : a preliminary survey,” pp. 74-98.

<sup>106</sup> The *Peṭakopadesa*, p. 136, ℓℓ9-18.

<sup>107</sup>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28〈分別定品 8〉：(T29, no. 1558, p. 146, c8-11)。

「九想觀。何謂九？一新死想，或時見新死人，身體正直无所，復知想我所愛身，亦當復爾，故曰新死想。二者青瘀想，或見死人從一日至于七日身體青腫黑想，我所愛身亦當復爾，故曰青瘀。三者膿血想，其狀似絳汁，故曰絳汁想。四者食不消想，或見死人為烏鳥所食，虫狼所噉，為蠅所蛆。其肉欲盡，或有半在，故曰食不消想。五者筋纏束薪想，或見其皮肉已盡，正有筋骨想連，似如束薪，由復得立，而不解散，故曰筋纏束薪想。六者骨節分離想，筋已爛壞，骨節從橫不在一處，故曰骨節分離想。者燒焦可憊想，或見為火所燒焦縮在地，至為可憊，不可瞻視，故燒焦可憊相。九者久骨相，或見久曩骨。若百歲、五十歲者極為腐敗，其色似土，故曰久骨想。」

《觀佛三昧海經》<sup>108</sup>：

「九相觀者：一者、新死相：或見死人，身體正直無所復知，想我此身亦當復爾，與此無異，故曰新死相。二者、青淤相：或見死人，一日至于七日，身體青臃瘀黑相，我所愛身亦當復爾，與此無異，故曰青瘀相。三者、膿血相：或見死人，身已爛壞血流塗漫，極為可惡不可瞻視，我所愛身亦當復爾，故曰膿血相。四者、絳汁相：或見死人，身體縱橫黃水流出狀似絳汁，我所愛身亦當復爾，故曰絳汁相。五者、食不消相：或見死人，為烏鳥所食，蟲狼所噉，為蠅所蛆，其肉欲盡或半身，我所愛身亦當復爾，故曰食不消相。六者、筋纏束薪相：或見死人，皮肉已盡止有筋骨相連，譬似束薪，由是得成而不解散，我所愛身亦當復爾，故曰筋纏束薪相。七者、骨節分離相：或

<sup>108</sup> 《佛說觀佛三昧海經》卷2〈觀相品3〉：(T15, no. 643, p. 652, b24-c19)

見死人，筋已爛壞骨節縱橫不在一處，我所愛身亦當復爾，故曰骨節分離相。八者、燒焦可惡相：或見死人，為家火所燒，野火所焚，焦縮在地，極為可惡不可瞻視，我所愛身亦當復爾，故曰燒焦可惡相。九者、故骨相：或見久昔乾骨，若五十歲，至百歲、二百歲、三百歲時，骨還變白，日曝徹中，火從骨上焰焰而起，火燒之後風吹入地還歸于土。是名略說九相。」

顯然 S-ℓ171~176 的內容有經過簡化及使用異體字。<sup>109</sup>此外，S-ℓ171~176 的「九想觀」引文也有詞句脫落現象，我們將此段與《觀佛三昧海經》進一步做對比如下：

S-ℓ 172：

「三者膿血想，其狀似絳汁，故曰絳汁想。」

《觀佛三昧海經》：

「三者、膿血相：或見死人，身已爛壞，血流塗漫，極為可惡，不可瞻視，我所愛身亦當復爾，故曰膿血相。」<sup>110</sup>

《觀佛三昧海經》：

「四者、絳汁相：或見死人，身體縱橫，黃水流出，狀似絳汁，我所愛身亦當復爾，故曰絳汁相。」<sup>111</sup>

很明顯的，S-ℓ171~176 的九想觀的第三項僅截取《佛說觀佛三昧海經》「九相觀」第三項的第一句和第四項的後面兩

---

<sup>109</sup> 請參考“A Study of the Authorship of the Second Part of Dunhuang Manuscript S.4221,”pp. 132-134.

<sup>110</sup> 《佛說觀佛三昧海經》卷 2〈觀相品 3〉：(T15, no. 643, p. 652, b29-c2)。

<sup>111</sup> 《佛說觀佛三昧海經》卷 2〈觀相品 3〉：(T15, no. 643, p. 652, c2-4)。

句，其他都脫落掉了，這使得原來應該是分別為第五、六、七、八項的順序，往前位移 1 項而變為第四、五、六、七項。更在第七項之後，因缺少第八項而直接跳到第九項。與《佛說觀佛三昧海經》做比對後，S-ℓ171~176 的脫落與項次位移的情形，便很明顯的呈現出來。因此，我們可證明 S-ℓ171~176 的「九想觀」內容是引用自《佛說觀佛三昧海經》中的「九相觀」。《佛說觀佛三昧海經》是由佛陀跋陀羅（359~429）所譯，

《開元釋教錄》<sup>112</sup>記載，《佛說觀佛三昧海經》出於宋世（劉宋，420-479 年），那應該是佛陀跋陀羅在其晚年（約 420-429）時，也就是五世紀的第三個十年中所譯出的。由此我們推論，S.4221 後半部之〈名相解釋〉部分是晚於佛陀跋陀羅的時代而完成的。

除了前述第一禪的「念禪支」（即覺或尋禪支）的文中，作者引出一大段的九想觀來加以說明。對「待禪支」乃至「喜禪支」也對都是用不淨觀來敘述，其文如下：

「S-ℓ176-179：何謂待？若行人來出入，或時乞食，或論師所禮拜、問訊。若於道中，復見好色婬心生者，當覽如上三十六物及九想觀以却之。執待行，以御婬心，猶如國家猶拭甲冑，以待不善，故曰為待也。何謂喜？於是思惟無數劫來，但見己身肥白，他人淨好受之。生婬愚者，為樂不覺空之墮於惡道，憂苦无量。今蒙三尊師爰（友）之恩，乃知內外身為不淨，不復喜之。」

---

<sup>112</sup> 《開元釋教錄》卷 3：「觀佛三昧海經十卷（或云觀佛三昧經，或八卷，見竺道祖晉世錄，亦見僧祐錄，亦出宋 3]世）」（T55, no. 2154, p. 505b26-27）。

此外，初禪到四禪（S-ℓ182~188）的敘述有兩點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點，在前述 S-ℓ225~234 中脫落了「譬如...」等內容的部分，都保存在此段落中。我們將這兩者與其引文出處的《太子瑞應本起經》做對比如下：

S-ℓ 183~186：

「二禪有三行...但行歡喜樂自守。以此三行，重除五欲、五蓋、五陰、六情，故結曰不復計視。念思以滅，計者念也。計內外身卅六物及九想觀者，是計家觀視，故言不復計視。念思者待也。思上死尸念，故曰念思以滅。譬如山頂之泉，水自中出，溪谷雨潦，無緣得入，成二禪行也。」

S-ℓ 231：

「第二，心自開解，却情欲意，無惡可改，不復計視，念思以滅，恬惓守一，欣然不移，成二禪行。」

《太子瑞應本起經》：

「心自開解，却情欲意，無惡可改，不復計視，念思已滅。譬如山頂之泉，水自中出，盈流於外，谿谷雨潦，無緣得入。恬惓守一，欣然不移，成二禪行。」

第二點，在 S-ℓ 183~186 對第二禪的敘述中，對「不復計視」及「念思以滅」重複加以解釋。此外，我們也發現 S-ℓ160-165 談到八萬四千總持 dhāraṇī(S-ℓ161)，也提到「賢劫 bhadra kalpa」(S-ℓ162)之用語，很明顯地是引用自竺法護(239-316)的《賢

劫經》<sup>113</sup>，又 S-ℓ188 「垢退明存」一詞應引用自《佛說大安般守意經》的〈序文〉<sup>114</sup>

## （十）小結

1. S.4221 後半部之〈名相解釋〉與前半部《漏盡鈔》之關係，經過九項名相主題分析，確認了兩者是密切相關的文本，也就是 S.4221 後半部之〈名相解釋〉(S-ℓ119~234) 是為《漏盡鈔》(S-ℓ1~118) 之經文與行間註解之內容而作的。特別是項目(五)「四果及辟支佛」之項目中，從〈名相解釋〉S-ℓ 199 對「辟支佛」名相條目之解釋內容，確定是參考引用自《漏盡鈔》S-ℓ116-117 之經文。而且〈名相解釋〉S-ℓ210-225 的一大段是三十七(道)品的名相條目及其解釋內容，這正是《安般守意經》的主要內容。

2. 也就是說，〈名相解釋〉是對敦煌版《安般守意經》經文及行間註解內容，進一步引用阿毘達磨法義或其他相關經論加以討論或說明，其中有不少的材料直接取自敦煌版《安般守意經》之經文或行間註解。當然〈名相解釋〉中也有作者對相關名相條目有延伸性的取材或討論的內容，這比如從四禪，進而討論到四禪的禪支，甚至八解脫乃至九次第禪；又從初禪的五禪支而討論到觀三十六物與九想觀等。相對於《漏盡鈔》經文與行間註解所代表較原始的安般法門而言，〈名相解釋〉中所強調的不淨觀則代表了詮釋上的差異特色。

<sup>113</sup> 〈諸度無極品第六〉：(T14, no. 425, p. 11, b18-p. 13, a6)。

<sup>114</sup> T15, no. 602, p. 163, b1-2。「垢退明存」一詞出現在《佛說大安般守意經》的康僧會的〈安般序〉中，是敘述第三禪，但在 S-ℓ188 則是敘述第四禪。

3.從〈名相解釋〉所引述經論，可以判斷該文本之寫出年代應在東晉的謝敷乃至佛陀跋陀羅之後。以現存三篇《安般守意經》的經序，可以看到大小安般經之經註寫出的風行，也代表安世高的禪數之學起始於東漢、歷經三國乃至東晉而不衰。從〈名相解釋〉文本之寫出，我們更看到安般法義之流布還可以往後延伸到南北朝時代，<sup>115</sup>這也頗有受到阿毘達磨論議興起之時空背景的影響。

#### 四、餘論：《佛說大安般守意經》之作者歸屬

通常論證某著作（經論）的作者歸屬時，一般會用內部及外部證據（internal and external evidence）的方法來加以確認。討論內部證據時，除了實詞（Content Words）之外，如果能夠兼顧到虛詞（Function Words），的確更能把握到論證的脈絡，但要避免只從單一面向，而是顧及多面向的論證，才能夠得到更客觀的結果。有關《佛說大安般守意經》之作者歸屬，從外部證據看，《僧祐錄》中記載著大小安般經都為安世高所著。

---

<sup>115</sup> 安世高「禪數」之學起於第二世紀的東漢，其流行至少可延伸第五世紀的南北朝前期，前後期間約有三百年。從康僧會的〈安般守意經序〉，可看到他與當時的南陽韓林、潁川皮業、會稽陳慧多所交往，而另一位為《安般守意經》作序的東晉謝敷也出生於會稽，可見安世高的安般禪法甚至禪數之學多流行於兼重義理之學的江南一帶。而更重於禪定修持的北方，則流行比六階段的安般禪法更為傳統的「十六特勝」法。從《續高僧傳》等高僧傳記可看到僧稠禪師（480-560）與其師山道明禪師，乃至天台二祖的南嶽慧思禪師（515-577）都修過此法。

「安般守意經一卷(安錄云小安般經)」<sup>116</sup>

「大安般經一卷」<sup>117</sup>

金剛寺版《安般守意經》發現之後，學界幾乎確認它是失傳《小安般經》之再現。然而，學者間也出現了將現存《大正藏》T602 號《佛說大安般守意經》排除於安世高著作之外的看法。比如 Stefano Zacchetti<sup>118</sup>主張若屬於安世高的作品，其所用的虛詞，特別是「之」字和「也」字應非常少，這可做為判斷是否歸屬於安世高作品的最好標準，其論述如下：

But the fact that the T-ABSJY is not, entirely and directly, An Shigao's work is also demonstrated by some aspects of its language – especially nonterminological lexical usages and grammatical features (which I consider among the best internal criteria for establishing the authorship of an early translation) – which appear foreign to the rest of the Parthian translator's corpus.

For example, we find six occurrences of particle zhi 之, which is otherwise extremely rare in the texts that can be safely ascribed to An Shigao... in the T-ABSJY there are 268 occurrences of 也, a figure significant enough to set

<sup>116</sup> 《出三藏記集》卷 2：(T55, no. 2145, p. 5, c23-24)。

<sup>117</sup> 《出三藏記集》卷 2：(T55, no. 2145, p. 6, a15-16)。

<sup>118</sup> 筆者於 2020 年 10 月驚聞 Stefano Zacchetti 於同年 4 月下旬病故，感到很不捨。Zacchetti 教授是我在日本攻讀學位時，參與討論當時新發現《安般守意經》研讀班的前輩，對身為後輩的我給與無私的授教，在學術上也算是我的誼友。謹迴向教授於天上得到安息或於佛國繼續深造修行。

this text apart from the rest of An Shigao's corpus.<sup>119</sup>

Stefano Zacchetti 雖看到一方面的論證（internal criteria 內部標準），但我們需有更多面向的論證來加以檢討。除了要討論的 T602 號《佛說大安般守意經》之外，康僧會的現存著作有〈安般守意經序〉、<sup>120</sup>T152 號《六度集經》（康僧會單著）、〈法鏡經序〉；而陳慧則只有 T1694 號《陰持入經註》中的經注與經註前的〈陰持入經序〉。我們將上述「經」、「註」與「序」中，所用到的也、矣、乎、焉等句末語氣助詞做頻度上<sup>121</sup>的統計，並與 T603《陰持入經》做對照，<sup>122</sup>列於如下的表四與表五。

表四<sup>123</sup>: T603、T602、T1694、T152 以及〈安般守意經序〉、〈法鏡經序〉中，<sup>124</sup>對「也，矣，乎，焉」等句末語氣助詞之使用

<sup>119</sup> Stefano Zacchetti (2010), pp. 464-465.

<sup>120</sup> 在《出三藏記集》中，康僧會與謝敷都同著有〈安般守意經序〉，但前者的註解對象是《佛說大安般守意經》，後者則為《安般守意經》。請參考本論文：二、《漏盡鈔》校勘研究之（一）金剛寺版《安般守意經》與敦煌版《安般守意經》之校勘研究。

<sup>121</sup> 本論文所指「頻度」即出現在同一經典的某字或某詞的次數除以該經之總字數。

<sup>122</sup> 現存《陰持入經》已被確認一部安世高根據原典的譯著。請參考：Stefano, Zacchetti.2002.

<sup>123</sup> 本統計尚未將金剛寺版《安般守意經》、《十二門經》及《解十二門經》計入。

<sup>124</sup> 比較字數或頻度，我們只要是看 T602、T603、T152、T1694，而〈大安般守意經序〉及〈法鏡經序〉因文本篇幅小，只列為參考。以下之各比較表

次數統計表

著作名	作者	也	矣	乎	焉
《陰持入經》	安世高	0	0	0	0
《佛說大安般守意經》	安世高	<b>268</b>	<b>0</b>	<b>0</b>	<b>0</b>
《陰持入經註》(含序)	陳慧	<b>365</b>	<b>88</b>	7	3
《六度集經》	康僧會	<b>369</b>	<b>344</b>	<b>317</b>	<b>125</b>
〈安般守意經序〉	康僧會	20	8	3	1
〈法鏡經序〉	康僧會	2	4	3	0

表五: T603、T602、T1694、T152 以及〈安般守意經序〉、〈法鏡經序〉中,對「也,矣,乎,焉」等句末語氣助詞之使用頻度(該字詞使用次數與該著作總字數<sup>125</sup>之百分比)統計表(取百分比為單位近似值至小數點第一位)

著作名	作者	著作總字數	也	矣	乎	焉
《陰持入經》	安世高	9278	0%	0	0	0
《佛說大安般守意經》	安世高	13497	<b>2.0%</b>	<b>0</b>	<b>0</b>	<b>0</b>
《陰持入經註》(含序) <small>126</small>	陳慧	9775	<b>3.7%</b>	<b>0.9%</b>	<b>0.1%</b>	0%
《六度集經》	康僧會	66996	<b>0.6%</b>	<b>0.5%</b>	<b>0.5%</b>	<b>0.2%</b>

同。

<sup>125</sup> 不計入標點符號。

<sup>126</sup> 《大正藏》中的 T1694《陰持入經註》內容,除了陳慧的註解外,也有《陰持入經註》的本文,本論文在計算字數時,都已排除本文,純粹計入註解的字數。

〈安般守意經序〉	康僧會	1015	2.0%	0.8%	0.3%	0.1%
〈法鏡經序〉	康僧會	346	0.6%	1.2%	0.9%	0

從表五，我們可以看到雖然《佛說大安般守意經》中句末語氣助詞「也」字出現的頻度有總字數的 2%，但是「矣，乎，焉」等句末語氣助詞都未出現，顯然與陳慧或康僧會的著作做對比，在風格上並不完全一致。此外，雖然「也」不是安世高的用字風格，但我們發現在金剛寺版《安般守意經》經文中含有 6 個「也」字。<sup>127</sup>敦煌版《安般守意經》則在全經文最後出現了一個「也」字。<sup>128</sup>這很可能是當時的門人或是其後的抄寫著所加入的。當然，《佛說大安般守意經》中的「也」字，以陳慧或康僧會為該經作注時所加入的可能性為最大。

### 「之」字的檢討：

跟「也」字有同樣的情形，「之」字也不是安世高本人的用字風格，但也有可能在當時的譯經場合由其門人所寫入的。比如，T1508《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用了 8 次的「之」字，T150A《七處三觀經》也有 4 次。

《佛說大安般守意經》的「之」字只出現過 6 次，<sup>129</sup> 而像這樣與安世高著作在風格上“不尋常”的虛字，很有可能正好是被注解的地方。我們看《佛說大安般守意經》經文上第一

<sup>127</sup> K-l 99 是時入息知也。K-l 101 是時入息作也。K-l 103 是時入息識也。

K-l 121 是還，從是致得根也。K-l 225 行滿也。K-l 234 陰種也。

<sup>128</sup> S-l 117 不意（竟）佛相，不與佛等，故辟支佛也。

<sup>129</sup> T150A《七處三觀經》中有 4 次，《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有 8 次。

個出現有「之」虛字的一小段文如下：

「佛復獨坐九十日者，思惟校計，欲度脫十方人及蝸飛蠕動之類」，<sup>130</sup>顯然此段文是康僧會所加入的註解。<sup>131</sup>無論安世高的譯著或陳慧的《陰持入經註》中都沒有用過「蝸飛」或「蠕動」之造詞。但我們可以發現《六度集經》中有 7 次的用例都含有「蝸飛...蠕動之類」之詞型：

「慈養蝸飛蠕動歧行之類」<sup>132</sup>

「蝸飛歧行蠕動之類」<sup>133</sup>

「蝸飛歧行蠕動之類，愛而不殺」<sup>134</sup>

「顧愍天人蝸飛歧行蠕動之類」<sup>135</sup>

「教天下人蝸飛歧行蠕動之類」<sup>136</sup>

「奉養天龍鬼神蝸飛歧行蠕動之類者」<sup>137</sup>

「眾穢雜行為蝸飛歧行蠕動之類」<sup>138</sup>

故從統計意義上，我們可以視同《佛說大安般守意經》中的極少數「之」字，也非常可能是陳慧或康僧會作注時所加入的。

<sup>130</sup> 《佛說大安般守意經》卷 1：(T15, no. 602, p. 163, c16-18)。

<sup>131</sup> 康僧會的這段詞句用法應是收到支婁迦讖的影響。《般舟三昧經》卷 3〈勸助品 13〉：「令其與十方人民及蝸飛蠕動之類，共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T13, no. 418, p. 917, b17-19)。

<sup>132</sup> 《六度集經》卷 1：(T03, no. 152, p. 3, b20)。

<sup>133</sup> 《六度集經》卷 3：(T03, no. 152, p. 15, a11-12)。

<sup>134</sup> 《六度集經》卷 4：(T03, no. 152, p. 19, a3-4)。

<sup>135</sup> 《六度集經》卷 7：(T03, no. 152, p. 39, c5-6)。

<sup>136</sup> 《六度集經》卷 7：(T03, no. 152, p. 40, b24)。

<sup>137</sup> 《六度集經》卷 7：(T03, no. 152, p. 43, a8-9)。

<sup>138</sup> 《六度集經》卷 8：(T03, no. 152, p. 51, b14-15)。

因此，本經與安世高的其他著作，仍然具有同質性，但與陳慧、康僧會譯著上大量使用「之」字，<sup>139</sup>顯然是有風格上之區別的。

又，我們看到安世高在著作也有多類型的文本風格，比如安世高的親炙弟子嚴佛調（嚴浮調）在〈沙彌十慧章句序〉序中提到：

有菩薩者。出自安息。字世高。韜弘稽古靡經不綜。愍俗童蒙示以橋梁。於是漢邦敷宣佛法。凡厥所出數百萬言或以口解。或以文傳。<sup>140</sup>

從上面的引文，我們看到了安世高的著作至少有《陰持入經》類型的譯著（文傳）與《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類型的口語解釋（口解）<sup>141</sup>的兩大類型，前者來自原典的翻譯(Translation)；後者可說是一種創作(Composition)。此外，根據筆者“A Study of An Shigao’s Translation Style: An Analysis of the *Bazhengdao jing* T112”<sup>142</sup>一文的研究指出《佛說八正道經》內容的前半為根據原典的翻譯，後半則是安世高自己的解釋或創作。因此，安世高的著作風格至少還有第三種：翻譯兼創作（文傳兼口解）的類型。一般「口解」（創作）類型的行文較為自由，更可能

<sup>139</sup> 陳慧的《陰持入經註》（含序）有 280 個「之」字；康僧會的《六度集經》有 1527 個「之」字。

<sup>140</sup> T55, no. 2145, p. 69c25-28。

<sup>141</sup> 現存的 T1508《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經名中就含有「口解」兩字。

<sup>142</sup> *Journal of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 Vol. 66, No. 3, March 2018, pp. 1150-1156.

在當時由其弟子或門人加以筆受而產生了與直接翻譯類型在風格上的差異。如同《高麗藏》編輯者在 T602 號《佛說大安般守意經》下卷文末，提示該經有「經注不分」<sup>143</sup>之狀況，因此在作者歸屬上，增加了判別上之難度。在未來學界以新資料或新研究方法加以釐清之前，但不能以單一面向的論證就將 T602 號排除於安世高的著作之外。

## 參、結論

1999 年在日本發現的金剛寺版《安般守意經》，學術界大致認定它就是失傳千年以上《小安般經》的再現，而從敦煌寫本 S.4221 前半部之《漏盡鈔》的經註中，看到其保留著跟金剛寺版《安般守意經》後半篇幾乎相對應的的經文寫本，歷經兩個不同時空環境的抄寫流傳，我們確定《小安般經》再現於世的事實。相對於金剛寺版《安般守意經》有較完整的經文，《漏盡鈔》中的敦煌版《安般守意經》有不少遺漏或錯誤的地方，但仍然提供了校勘上的價值。雖然 S.4221 只保留了《安般守意經》經文與註解的後半，其註解中的引用經論，全都出於西晉以前，有從其行間註解存在：「晉胡相解」、「晉解胡語」與「晉胡」之用語，我們肯定該寫本出於晉世。此外，我們從其行間註解所引經論，對照謝敷〈安般守意經序〉所述內容，可以判明這是謝敷為《安般守意經》所作的經註。

經過九項名相主題分析，我們確認〈名相解釋〉《漏盡鈔》

---

<sup>143</sup> 《佛說大安般守意經》卷 2：「此經按經首序及見經文，似是書者之錯，經注不分而連書者也。義當節而注之，然往往多有不可分處，故不敢擅鉅，以遺後賢焉。」(T15, no. 602, p. 173a25-28)。

兩者是密切相關的文本，〈名相解釋〉是為《漏盡鈔》的經文及其行間注解所作的解釋或是進一步的延伸性論述。〈名相解釋〉除了引述阿毘達磨法義之外，對四念處乃至禪支、禪定的修持上特別重視九想觀與三十六物等不淨觀的觀想。這也呈現〈名相解釋〉的內容特色，而與《漏盡鈔》在風格上有所差異。

至於 S.4221 後半部之〈名相解釋〉(S-ℓ119~234) 寫本作者歸屬問題，從其解釋內容中引用的《菩薩瓔珞》和《出曜經》是五世紀初竺佛念的作品，而特別是引用到佛陀跋陀羅晚年所譯的《佛說觀佛三昧海經》，約譯出於五世紀的第三個十年間，這是〈名相解釋〉引用經論中最晚出的。因此在寫本所出年代上，我們可以確認〈名相解釋〉是晚於謝敷乃至佛陀跋陀羅的作品。而從該文中用了很大篇幅 (S-ℓ119-148) 探討解脫與斷 88 結、98 結的內容看，研判是書寫於熱心論議阿毘達磨的時代——南北朝時期的作品。這也代表了安世高的「禪數」，即「安般禪法與名相法數」之學起始於東漢，其流行歷經三國、東晉乃至延伸到南北朝時代。

此外，對《佛說大安般守意經》的作者歸屬問題，期待學界有更多面向的深入討論來加以確認。

## 肆、參考文獻

### 一、藏經資料

《大正新脩大藏經》(=《大正藏》)的資料均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 簡稱 CBETA) 之電子佛典光碟系列 (2014)。腳註引用出處是依據冊數、經號、頁數、欄數、行數順序，例如：(T55, no. 2145, p.

- 5, c23)。下列為本論文參考引用自《大正藏》之資料：
- 支謙譯，《般泥洹經》。T1, no. 6。
- 康僧會譯，《六度集經》。T3, no. 152。
- 竺大力共康孟詳譯，《修行本起經》。T3, no. 184。
- 支謙譯，《太子瑞應本起經》。T3, no. 185。
- 竺法護譯，《普曜經》。T3, no. 186。
- 曇果共康孟詳譯，《中本起經》。T4, no. 196。
- 法救撰、維祇難等譯，《法句經》。T4, no. 210。
- 法炬共法立譯，《法句譬喻經》。T4, no. 211。
- 竺佛念譯，《出曜經》。T4, no. 212。
- 竺法護譯，《佛說如來興顯經》。T10, no. 291。
- 康僧會著，〈法鏡經序〉 T12, no. 322, p. 15, a5-26。
- 法顯譯，《佛說大般泥洹經》。T12, no. 376。
- 竺佛念譯，《菩薩從兜術天降神母胎說廣普經》。T12, no. 384。
- 竺法護譯，《大哀經》。T13, no. 398。
- 竺法護譯，《阿差末菩薩經》。T13, no. 403。
- 支婁迦讖譯，《般舟三昧經》。T13, no. 417。
- 竺法護譯，《賢劫經》。T14, no. 425。
- 支謙譯，《佛說法律三昧經》。T15, no. 631。
- 竺法護譯，《修行道地經》。T15, no. 606。
- 佛陀跋陀羅譯，《佛說觀佛三昧海經》。T15, no. 643。
- 竺佛念譯，《菩薩瓔珞經》。T16, no. 656。
- 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摩訶僧祇律》。T22, no. 1425。
- 失譯，《分別功德論》。T25, no. 1507。
- 龍樹造、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T25, no. 1509。

迦旃延子造、僧伽提婆共竺佛念譯，《阿毘曇八犍度論》。T26, no. 1543。

尸陀槃尼撰、僧伽跋澄譯，《鞞婆沙論》。T28, no. 1547。

瞿沙造、失譯，《阿毘曇甘露味論》。T28, no. 1553。

世親造、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T29, no. 1558。

陳慧撰，《陰持入經註》。T33, no. 1694。

法寶撰，《俱舍論疏》。T41, no. 1822。

道宣撰，《續高僧傳》。T 50, no. 2060。

釋僧祐撰，《出三藏記集》。T55, no. 2145。

康僧會著，〈安般守意經序〉。T55, no. 2145, p. 42, c29-p. 43, c3。

謝敷著，〈安般守意經序〉。T55, no. 2145, p. 43, c26-p. 44, b28。

道安著，〈了本生死經序〉。T55, no. 2145, p. 45, b4-25。

道安著，〈安般注序〉。T55, no. 2145, p. 43c5-24。

## 二、安世高譯著

安世高譯，《人本欲生經》。T1, no. 14。

安世高譯，《一切流攝守因經》。T1, no. 31。

安世高譯，《四諦經》。T1, no. 32。

安世高譯，《佛說八正道經》。T2, no. 112。

安世高譯，《七處三觀經》。T2, no. 150A。

安世高譯，《佛說大安般守意經》。T15, no. 602。

安世高譯，《陰持入經》。T15, no. 603。

僧伽羅剎造、安世高譯，《道地經》。T15, no. 607。

安世高譯，《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T25, no. 1508。

安世高譯，《阿毘曇五法行經》。T28, no. 1557。

安世高譯，金剛寺版《安般守意經》。《報告書》，頁 191-194。  
安世高譯，金剛寺版《十二門經》。《報告書》，頁 195-197。  
安世高譯，金剛寺版《解十二門經》。《報告書》，頁 197-203。  
安世高譯，敦煌版《安般守意經》。《敦煌寶藏》，第 34 冊，頁  
532-535。「漏盡鈔」尾題前，經註中之經文部分)

### 三、工具書或專書

- 印順 (1992), 《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 台北：  
正聞出版社 (七版)。
- 落合俊典 研究代表者 (2004), 《金剛寺一切經の基礎的研究  
と新出仏典の研究》, 平成 12 年度～平成 15 年度科学研究  
費補助金(基盤研究 (A))・(1) 研究成果報告書, 東  
京: 國際仏教学大学院大学。(本專書略語為《報告書》)
- 黃永武主編 (1981), 《敦煌寶藏》, 台北: 新文豐出版社。
- 荒牧典俊、小南一郎訳 (1993), 《大乘仏典 3・出三蔵記集 法  
苑珠林》, 東京: 中央公論社。
- 湯用彤 (1991),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下冊》, 台北: 台  
灣商務印書館。
- Arabinda Barua, ed. 1982. *The Peṭakopadesa*,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 Jan Nattier. 2008. "A Guide to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Texts from the Eastern Han 'Dong Han' and  
Three Kingdoms 'San Guo' Periods", Tokyo: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

#### 四、研究論文

梶浦晋（2001），〈金剛寺一切經と新出安世高譯仏典〉，《仏教学セミナー》第73期，頁25-43，京都：大谷大学佛教学會。

——（2004）〈金剛寺一切經調査の経緯〉，《報告書》，頁9-16。

デアリアヌ フロリン（2005），〈新発見の安世高訳『安般守意經』金剛寺版〉，《報告書》，頁27-48。

HUNG, Hunglung. 2015. “A Study of Dunhuang Manuscript S 4221: The Annotated Text Related to the Kongōji *Anban shouyi jing*”.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 Vol. 63, No.3, pp. 39-46.

——(Shi, Guohuei). 2016. “A Study of the Authorship of the Second Part of Dunhuang Manuscript S4221”, 《正觀》No. 78, pp. 113-143，台灣南投：正觀雜誌社。

——(Shi, Guohuei). 2018. “A Study of An Shigao’s Translation Style: An Analysis of the *Bazhengdao jing* T112”. *Journal of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 Vol. 66, No. 3, March 2018, pp. 1150-1156.

Stefano, Zacchetti. 2002. “An Early Chinese Translation Corresponding to Chapter 6 of the *Peṭakopadesa*: An Shigao's *Yin chi ru jing* T 603 and its Indian original : a preliminary survey”,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62, Part I. pp. 74-98.

——.2010. “A ‘New’ Early Chinese Buddhist Commentary—The

Nature of the Da Anban Shouyi Jing 大安般守意經 T602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vol. 31, No. 1-2, 2008(2010), pp. 421-484.

## 五、網路資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6%85%E6%A7%83%E7%B6%93> 注 7 (2020/07/05)

## 伍、附錄

### 附錄一\*\*\*：敦煌寫本 S.4221 全文現代活字體翻印

- 1 彼如是應行，身者、意者能攝，是名為精進。從是精
- 2 進，所起意念一心，是名為定。彼如是相連不中止斷，
- 3 若欲、若信、若念、若定、若慧，是為斷苦生死根。故
- 4 說精進定斷生死，有神足行。欲求神通以精勤為本，身心並進，廢倚忘食，晝夜無懈，方能陵空也。故說者撰
- 5 經家云，是故佛言念也。若欲者即欲定也，互相為賓主也。彼如是應行，若意、若念、若識是名
- 6 為意。所生念一心，是名為定。彼如是諦行常不離，
- 7 若欲、若信、若精進、若念、若定、慧，是名為斷生死。如
- 8 有應隨，故言意定斷生死，有應行成神足行。心意之
- 9 不爾。行以四諦觀心，欲行彼定止，數數不應，故曰不離也，如有四諦也。彼如有可遍諦，是名為思
- 10 惟。彼從是思惟，所起念一心，是為定。彼如有常斷，若
- 11 信、若精進、若念、若定、若慧，是名斷生死，故曰念定
- 12 斷生死苦，隨行成神足。如是是四神足，是時行俱行。
- 13 思惟者念定也。四神足行，行合用五根，是故皆有其名也。反欲取神通者，專心止口，行此四定，晝夜一心，心无中欲，并四行對未進。上精進七日便飛，中精進七月，下
- 14 精進七歲，皆成四神足也。若作生死，此四行，心相屬者，則名根也。未能逢劫不失者，並得神足也。用四行，亦如十六无漏心也。亦以精進慧為觀，念定為止，
- 15 故九品曰：「向于諸根未成道根」也。《脩行》〈息〉中行四神、得五通，單說定也。皆九品以下，尚未得不退也。斯四神足皆出入息中，與三向俱行。」

- 16 彼若能定、若精進定、若意定、若思惟定，是名爲
- 17 定根。佛說如是，欲見定根，當見在四棄中，如是四棄是
- 18 時行俱行。四棄，禪也。四神足足以類相從，禪定屬定根，故云爾也。能欲。彼如有諦信，信者不離信
- 19 意生，是生意能得隨分別可、念可[、可]，是名爲信根。自神足以下通用之。
- 20 行之中諦爲其目，故皆曰諦也。信、四信也。不離若定，身心相屬也。生爲生根義也。分別者，諦心也。即人出息中十六无漏也。小乘名道迹，大乘名不退人也。
- 21 彼如有諦，身亦念攝持，是名爲精進根。四意根也。彼如有，是名
- 22 爲念諦，意生不忘諦根。四意止也。彼如有諦，一心向行，是名爲
- 23 定根。四禪諸定也。彼如有諦，觀諦是名爲慧根[慧根]。云行布四慧爲主行，信、進、念定，令心心相連，則名根也。
- 24 如是五根，在時行俱行。在時猶在在也。彼如有諦，信。不信不能
- 25 得壞信，是名爲信力。四信巨沮也。彼如有諦，精進，[不精進]不能得
- 26 壞精進，是名爲精進力。四斷不轉。彼如有諦，念意，或意
- 27 不能得壞念意，是名爲念力。四意止難沮也。彼如有諦，定意，或
- 28 意不能得壞定意，是名爲定力。四禪莫動者也。彼如有諦，
- 29 智慧，不智慧不能得壞智慧，是名爲慧力。得五力者，天魔詭恠異道排擠
- 30 其心，經處未始微動，故曰不退轉。屬是故根，不能得壞故力，如是五力是
- 31 時行俱行。根力名同而實異，辨其所以異也。連屬爲根義，無壞爲力義也。亦息中行也。彼如有諦，念不忘
- 32 是爲念覺種意。胡語是四意止也。覺者，寤也。念念皆寤，故《大安般》曰：「念念爲覺」。彼如有諦，觀是
- 33 名爲擇法覺種意。分別觀，言銓法行者也。彼如有諦，身行亦所
- 34 念得攝，是名爲精進覺種意。四斷也。彼如有諦，從諦足
- 35 喜，是名爲喜覺意。從四喜也。彼如有諦，身亦然已。念止是
- 36 名爲止覺意。胡言語薩陀，薩陀信也。從四信也。彼如有諦，一向念，是名爲
- 37 定覺種意。四諦禪也。彼如有諦，意隨願得觀，是名爲觀
- 38 覺種意。四慧也。是名爲七覺種意，是時行俱行。名於息中，日日向止觀共行也。
- 39 彼如有諦，觀是名爲直見。直胡言三三彌等也。宜言八等也。《大安般》曰：「無所念爲直」，無所念有無雙忘
- 40 也。故《中本起》曰：「八正覺自得，無離無所染」，無離無所染，亦前觀也。見四諦也。彼如應有諦，至誠計是

- 41 名爲直行正計。行者重行四諦，無飲食閉連之也。經或為思之思，亦思惟慧行也。計亦思也。此與正見猶念待也。
- 42 彼如應有諦，直身亦念攝制，是名爲正方便治。四意斷也。
- 43 彼如應有諦，直意生念不斷，是名爲直正念意。
- 44 四意止也。彼如應有諦，直行一向念，是爲正定。四禪也。上頭三
- 45 法，三道行已，具足行。何等三道？一直口，止四過也。二直身，
- 46 止三惡也。三直意，又止三惡也。如是是得道者八種道行。八等成三分法身，故口得
- 47 道也。皆於息中行也。事者、常作者從行兩法，便滿具行。何等
- 48 爲兩法？一者止，二者觀。止亦觀雙行行便行。常以行為事者，於八等中常
- 49 行二法，二法者[止觀也]。直見、直行、直方便，此三行觀也。正念、正定，此二行止也。共二行共在等、在覺、在力、在根，故曰行便行也。滿具成也。知受解四
- 50 諦。一識苦，苦四慧滅廿八結也。二舍習，習四慧滅十九結也。三盡自證，盡四慧滅十九結也。念賊不散盡也。
- 51 四行道滿。道四慧滅廿二結也。道者無離無染等行也。《陰持入》三結後，云止觀成四諦。《脩行經》四諦為十六無漏，卅七品為止觀。而邇十六無漏
- 52 中，此經卅七品後現止觀成四諦，三經說異，理實同也。十六無漏在五根中，行以四慧，慧根為主，慧根即是觀也。慧觀行諸定，則念定二根為止，復在慧矣。
- 53 故云止觀成四諦也。五力則慧力為宗，七觀則觀覺為統行，定名如
- 54 上，則止觀統說卅七品，皆於四諦中也。諸經卅七品前後有止觀，皆此行也。皆泥洹冊章耳，可無或文異也。譬如日出作四事，壞
- 55 冥，二現明，三見色萬物，四成熟萬物。止觀亦如是，
- 56 正雙行便知受解四諦。一識苦，二舍習，三盡自證，
- 57 四行道滿。日六暉創萬物，以成止觀，爰照百行用濟。今四慧為宗，主四慧成則眾足矣，故曰與止觀，諦喻物也，二行作諦。彼
- 58 如應有諦，欲愛不復愛，意解得脫。或曰度，或曰脫與也。共治愛病愈，則受
- 59 度名也。癡解從解慧得脫。或曰明，或曰慧解脫，與觀共治癡，癡愈名明也。彼如應
- 60 有諦，知盡智慧足，知生不復生智慧足，名爲
- 61 慧明。於十慧消慧，不起慧也。癡病已解，則慧無起，慧成是十直之明也。如是是兩法，是時行具
- 62 足，慧亦脫。更結脫，智慧成十直，不學也。自是淨已，未皆息中行卅七品三向十直也。如彼應有諦，從
- 63 世間法行，有亦法世間著，是色陰種，是痛
- 64 癢陰種，是思想陰種，是生死行陰種，是識
- 65 陰種，世間法无十法，世法也。亦法世間著，著惡法也，五陰是也。常斷所在，從慧生不漏，

- 66 是名為得法解。常斷在所，生不漏，即道也，無漏法也。於四分別慧分別法也。彼如應
- 67 有諦，從本生，有亦從本因緣著，是色陰種，是
- 68 痛痒陰種，是思想陰種，是生死陰種，是識
- 69 陰種。本也，生也，因緣也，習義也。種習是陰義也，五陰名色也。粗舉十二緣義也。當斷從是慧生道，
- 70 慧明不漏，名為利解。一法身道義也。所聞即覺即知慧義也。得出三界，不漏義也。於四分別分別要義也。
- 71 已若有名，解知是法，思處可能，如有投說，
- 72 如有可見。云若已曉解知法思量，可前人能處前，故曰：「思處可能」也。真如有見癩痛療也，見觀也。知法名解智慧也。若
- 73 陰、若行、若入、若從正，起本非常者、苦者、空者、非
- 74 身者，當從是已斷。從是慧起得道不漏，是名為
- 75 分別投解。陰持人，因相縛、緣相縛也，正，慧也，四非常，觀也，慧知也。以慧知投有三部病者也。此於四分別，分別分部也。異經曰：應辯者，報答；八部異音，異
- 76 義而不有漏也。彼如應有諦，從慧慧知，從慧慧成，從慧慧解，四分
- 77 別慧也，故皆有諦也。言辨才分別，分別四諦，諦知諦成，諦解，乃能轉法，轉應機無滯，適發尋對。當從更斷。從是慧
- 78 生起，得明慧不漏，為眾生有此辨才，斷其更痛也。凡欲才辨，當起四慧不漏之法也。是名為辯才博
- 79 解，道依如是是四解依，是時行俱行。四分別慧、四解義周文異耳，撰經者以行人於出入
- 80 息中具泥洹品，用成四雙八輩之僧。佐佛揚化，故以次十直也。得道迹名為須陀洹。晉胡相解。
- 81 得道迹，福為何等？若從行見，應斷斷三結。何等
- 82 為三？地獄、畜生、餓鬼，无有遺盡，從受樂，罪已
- 83 拔本，相連共意念法，從是法不復還受罪，是名為
- 84 道迹。行見四諦觀也，三結，邪、疑、賢戒也。三結斷則三惡業故，以三道次之也，永不復還，故曰：「无有遺也。」受樂者，天上人中福也。五根立，故曰：「相連共意念法也。」五根具者不犯十惡、
- 85 五逆，故曰：「不復受罪也。」須陀洹福，幾因緣知得道迹？須陀洹福
- 86 五因緣。何等為五？自知生死本，本癡也。得四慧觀，生死從癡也。不復待受。
- 87 餘說：邪結盡，不信九十天道也。一向佛說法已。一切從佛受思，立四信也。從法行
- 88 慧，已淨。已得无漏法，故曰：「淨也。」從見行斷三結。无有餘，已斷自知，是為
- 89 五福。已斷三結。无微餘，故名道迹。在世以五事自證，具福也。第二往來得道，名為斯陀
- 90 鎔，斯陀鎔福者。為何等？三結從見行斷，无有餘盡，欲、恚、

- 91 癡薄、所罪盡。三結斷為上之須陀洹。既從觀行斷三結無餘，此往來次增止觀，令五使薄，言欲、恚、癡，略舉其三耳。從所
- 92 念意法，從是法不復受殃福，是為斯陀釐福。上道述論
- 93 重五相，故曰：「相連共意念法。」此云從所念法，所念法福從上道迹所念法也。殃三惡道也，福隨禪生也。從五因緣相分別，
- 94 知斯陀釐福。何等五，法中无无有疑？信根相屬，故曰：「无疑也。」從所
- 95 結法起知，六結心起，別共輕重。欲、恚、癡，攝行所薄五使也。略舉三耳。已生
- 96 弊惡念，來疾散去。見機而作，不於息連行，故曰：「疾散也。」寂然思一心增行，
- 97 是為五。心常禪思，故寂也。日新其德，故曰：「增行也。」阿那釐福為何等？五下結已
- 98 盡。何等為五？貪欲、瞋恚、見身、轉戒、本願為疑，是
- 99 五為无有。道迹盡三結。此道盡二結，并數為五也。或時頓成三道者，故云：「爾也。」生十八梵，不及欲世，故曰：「不還胎，今盡也。」阿那釐
- 100 名為不還世間。晉解胡語。已從舍使結，意相連所念
- 101 法。從是法不復受殃福，是名為阿那釐福。
- 102 從五根捨五結，殃福欲殃惡也。幾因緣知阿那釐福為五，何等為
- 103 五？多少不復生欲。淫心不為，意如死灰也。從所因緣瞋恚起相
- 104 逢，不復瞋恚。此上二事不還，所漏盡者也。四顛倒在欲界中，已盡舍
- 105 知。四倒欲色通病，故云：「下界舍也。」為五下縛結，已舍盡知。五結上句欲恚，即是其二也。次四倒是癡者，是已除。三
- 106 結上未盡，下盡者也。今云：「五結將以三結，并上二為五。」為意向猶寂然，意樂寂然，意隨
- 107 寂然，是為五。幾无著五福，以通上四使為四慧、為五。此則以六結為四，意寂為五也。阿羅漢名為无所
- 108 著晉胡。阿羅漢福為何等？為上五結盡。何等五？色
- 109 欲色界欲世間也。、无有色欲、空界欲世間也。无有腦[惱]，无色界癡也。上三道除癡之死結，名媛也。《阿比曇》曰：「除癡所餘亂惡念
- 110 法，為腦也。」憍慢，愚癡，已拔罪，從法意連念，從是法不復
- 111 生殃福，是為阿羅漢福。上五結者，色界、无色界也，不還分三；盡欲界則三界畢數矣。五結分三使，二界為五耳。欲歸下五結，
- 112 故憍慢不分。幾因緣知阿羅漢福功德為五。何等為五？欲已
- 113 舍盡知。并除阿那釐結也。異經有「瞋恚已舍盡知，愚癡已舍盡知」者，舍四使也，斯陀釐已上，共除者，有頓成者，現其文也。慧已生，是為
- 114 五，亦有五功德。何等為五？不復覺學戒，不復學定，
- 115 不復學度世，不復學解脫慧見，未嘗生慧已生，是為

- 116 五。未嘗生慧已生，於五分，常第三也。此五分，十直法，行卅二相薄，不精進半行，不復學也，盡生死原，无復微塵也。
- 117 不意[竟]佛相，不與佛等，故辟支佛也。卅相各有度无拘，而各佛行者，下過真人，上不及佛行諸相，行不能究竟，
- 118 進比不足，退比有餘，這在其中，故曰：「半行」。後成道、漏盡鈔時，无師自覺，又无德瓊，故曰：「各佛也」
- 119 九結者。貪欲結、不可結、憍慢結、癡結、疑結、邪結、失願結、慳結、嫉結，是為九結。
- 120 七使者。貪欲使、不可使、欲世間使、憍慢使、癡使、邪使，是為七使。七使九結互分不同。
- 121 七使之病，方在三界，分為八十八結，合九結中，貪欲結為七使中。貪欲使、欲世間使合七使中，邪使為九結中，邪結、失願結、慳結屬貪欲使。嫉結屬不可使，是為互分也。
- 122 貪欲結者，欲有八愛。一利二求三討四數往五樂。不可結。瞋患欲六慳難捨七家八守。也。
- 123 憍慢結，慢有七慢。憍慢、憍慢慢、自慢、自計慢、欺慢、不如慢、邪慢也。癡結。不解四諦為癡也。疑結。
- 124 疑佛法眾至真戒。邪結。邪有三邪：一身邪，二要要邪，三邪至真戒者，四諦也。邪。邪結雖三，邪邪是本。失願結有二。一見盜、二道戒。失
- 125 願雖二，見盜是本。苦有廿八，習有十九，盡有十九，道有廿二。合為八十八結也。
- 126 何謂苦有廿八也？欲界中，五使五邪。五使者，貪欲使、不可使、憍慢使、癡使、疑使，是為五使也。五邪者，身邪、要要邪、邪邪、見盜、盜、盜戒是為五邪也。色界中有四使五邪，四使者。色界欲世間使、憍慢使、癡使、疑使，是為四使也。
- 127 五邪者，與欲界中五邪同。无色界中有四使五邪。四使者，无色界欲世間、憍慢、癡、疑是為四使。五邪者，亦與欲界同。
- 128 欲界有十。色界有九，无色界有九二九十八，從前欲界十合為廿八，是為苦廿八也。何謂習有十九？
- 129 欲界中有五使二邪。五使者，貪欲使、不可使、憍慢使、癡使、疑使，是為五使也。二邪者，邪邪、見盜是為二邪也。色界中有四使二邪，
- 130 四使者，色界欲世間、憍慢、癡、疑是為四使。二邪者，邪邪、見盜是為二邪也。无色界中有四使二邪。四使者，无色界欲
- 131 世間、憍慢、癡、疑是為四使也。二邪者，與色界中二邪同。欲界有七，色界有六，无色界亦有六二六十二，從前欲界七合為十九，是為習十九。盡與習同。
- 132 何謂道有廿二也？欲界中有五使、三邪使者，貪欲使、不可使、憍慢使、癡使、疑使是為五使也。三邪者，邪邪、見盜、盜戒是
- 133 為三邪。色界中有四使三邪。四使者，色界欲世間、憍慢、癡、疑是為四使也。三邪者與欲界中三邪同。无色界中，有四使三邪。四使者，无色界欲世間、憍慢、癡、疑是為
- 134 四使也。三邪者亦與色界中三邪同，欲界有八、色界有七、无色界有七，二七十四，從前欲界八合為廿二也，是為道廿二也。苦有廿八，道有廿二，合為五十。習有十九，盡有
- 135 十九合為卅八、都合為八十八結也。從前欲界八合為廿二，是為道廿二也。
- 136 以四諦十六无漏心治卅六邪、十二疑。卅六邪者，苦中微三界有十五，邪習亦微三界有六邪，盡與習同。道亦微三界，有九邪。苦有十五，道有九，合為廿四，習盡各有六，二
- 137 六十二，從前廿四合為卅六，藥至而病除，得卅六淨名。此卅六邪，於七使為邪使，一使除也。於九結也。邪結、失願結二結除。十二疑者，苦微三界有三疑，習盡道
- 138 亦微三界，各有三疑，四三合為十二疑，藥至而病除，得十二淨名。於七使，疑使一使除，於九結亦疑結一結除，此十二，從前卅六合為卅八結除也。於七使邪疑二
- 139 使除，餘有五使在。布在三界為十使，十使者欲界中有四使，貪欲、不可、憍慢、癡。色界中有三使，色界欲世間、憍慢、癡。无色界中亦有三使，无色界欲世
- 140

- 141 間、橋慢、癡。色界、无色界各有三，合為六。從前欲界四使合為十使，以四諦治此十事。苦治得十，習治十，盡治得十，道治得十，藥至而病破，各得十破名，合為卅。以此卅、從前
- 142 卅八合為八十八，用不都盡，這得破名，是為須陀洹，破八十八結也。須陀洹者，見地也。亦言道迹。見地者，見四道地也。道者，以四諦為法，亦譬如亡者，尋
- 143 遍盡得本物，四諦法迹亦如是，尋六地至到道已，得須陀洹增翅止觀。重治十使令薄，得十薄名。從前為九十八結薄，便得斯陀釐者，薄地也。
- 144 已得斯陀釐增翅止觀，治此十使，十使也。欲界四使斷是貪欲、不可、橋慢、癡也。二使不得斷名；二使不得斷名。斷名者，貪欲可，不也。所以得斷名者，上
- 145 二界无貪欲，不可是以得斷名。二使不得斷名者，上二界有橋慢、癡是以不得斷名。前得須陀洹，除三結。今復除二結者，上貪欲、不可也。從前三
- 146 結合為五，是為斷下欲界五結也。便得阿那釐者，不還也。所以言不還者，世間習結已盡，不還世間，使於天上取泥洹，泥洹者滅也，故言不還已。
- 147 得阿那釐增翅止觀，行十二无漏法，治上二界中六病。色界有三，无色界有三。用二界中橋慢同，合為三界，共有五病。以四諦遮斷得四无漏，復從四諦
- 148 治色界中病，藥至而病除，得四无漏，三十四是為十二无漏法也，便得阿羅漢，阿羅漢者，无所著也。已得羅漢，羅漢九十八結病盡，三界病除，无餘生死，不還三
- 149 界，三途罪畢。五分法身成具吳六通，得三達智，无微不貫能分一身為千無數，還合為一。又能化作天龍、飛鳥、八部鬼神、象、馬、豬、羊，无所不
- 150 能，身上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能震動三千，在所現化存亡自在，故名羅漢也。
- 151 上諸道斷結通用十六无漏心，但十九名現其說未出，故紀之。
- 152 十六无漏心者，以四諦為名。觀此身為苦，苦有九苦：生苦、二老苦、三病苦、四死苦、五憂悲惱苦、六怨增會苦、七溫愛別苦、八願求失苦、要因五陰受盛為苦，是為九苦。
- 153 當來復有三途之苦，是為苦諦。如此之苦從習有，而致習有八愛，所謂習者也。所愛亦習，不愛亦習，是為習諦也。如所愛者覺知斷滅，不念是為
- 154 習諦也。如所愛者，覺知斷滅，不愛、不念是為習盡。諦觀苦習盡，便入道諦。道諦者，八正道也。一曰正見，見今世後世，作善有福，為惡得殃，知苦知習
- 155 盡，行道得道。二曰正念，思樂出家，去諍怒心。三曰正語，言諦至誠，柔滿中信。四曰正行，不殺不邪，不有疑心。五曰正命，求利衣食，以道不邪。六曰正治，抑
- 156 制惡行，興起善意。七曰正志，志惟四觀，身痛意法，解无常苦非身不淨。八曰正定，一向无為，成四禪行，是為八正道諦也。八邪道者，一曰邪見，不知今世、後世
- 157 所作自得，而以卜瞻享祠求福。二曰邪思，念在居家有諍怒心。三曰邪語，虛偽陷論，佞讒綺語。四曰邪行，殺生貪取，有疑嫉意。五曰邪命，求利衣食，不
- 158 以定道。六曰邪治，惡不能改，善不能行。七曰邪志，志常貪樂，九身調淨。八曰邪定，專志邪向，不得出要，出《大泥洹》。邪出以八，邪者是八，直下病事與相次，故紀之。
- 159 以上苦諦，諦觀己身并三界皆苦，无可樂者便得一无漏心。以苦諦治欲界中五使，藥至而病除，得三无漏。復苦諦治无色界中五使，藥至而病
- 160 除，得四无漏。後三諦率如是，是為十六无漏心。其无漏心非專一事也。通入三十七品三向，以此十六无漏法治八十八結，八十八結破得須陀洹。九十八結薄得斯陀
- 161 釐；斷下五結得阿那釐；斷上五結得阿羅漢，是為十六无漏心，諸道斷藥也。有八萬四千總持。其藥八千四百，貪淫藥有二千一百，瞋恚藥有二千
- 162 一百，合為八千四百。賢劫中有三百五十諸度无極，一度合六度，三百合八千八百，五十合三百，合二千一百諸度无極。四大六情合為十事，此十事共作三毒等
- 163 分，以一度无極治此十事中貪淫，藥至而病除，得十姪名。一藥得十淨名，二百得二萬一千淨名，治瞋恚得二萬一千，治愚癡亦得二萬一千，等分亦
- 164 得二萬一千，各得二萬一千，合為八萬四千總持，所以名為總持者。總持四病不得令生，故名總持者，亦言不患也。所以言不患者，常攝八千四百諸藥
- 165 在心，不患用治四病，亦以教人，故言不患者。等分者相仿而起，或於貪淫上因生瞋恚具足，或於瞋恚上因生愚癡具足，故曰等分也。患癡上亦爾，相仿而生。

- 166 有八椎務禪，四禪除第一念待禪耳，第二歡喜禪，第三滅歡喜禪，第四定意禪耳，四空定，想知滅是為八椎務禪也。
- 167 九次禪者，四禪、四空定、想知滅，是為九次禪，出《大泥洹》，亦出《捨持人》。
- 168 第一禪有五衍：一者念，二者待，三者喜，四者樂，五者自守。何謂為念？自觀身四大三六物，計知不淨，乃却貪姪。何等三十六物也，地種有十三，髮毛爪齒骨肉
- 169 肝肺心膽腎胃腸也。 **水種有九。** 一腦、二目淚、三涕唾、四汗汁、五膿血、六脂膏、七髓、八膽、九小便也。 **火種有二。**
- 170 一身中熈燂，二主消餘食。一上風，二下風，三來風，五橫起風，六止風種有十二腹風，七穿風，八齊風，九腰風，十通諸百脈風，十一制縮諸前風，十二刀風也。
- 171 以卅六物觀身，雖知不淨，猶未諦。當復到家間作九想觀。何謂九？一新死想，或時見新死人，身體正直无所復知，想我所愛身，亦當復爾，故曰新
- 172 死想。二者青瘀想，或見死人從一日至于七日身體青腫黑想，我所愛身亦當復爾，故曰青瘀。三者膿血想，其狀似絳汁，故曰絳汁想。四者食不
- 173 消想，或見死人為鳥所食，虫狼所噉，為蠅所蛆。其肉欲盡，或有半在，故曰食不消想。五者筋纏束薪想，或見其皮肉已盡，正有筋骨想連，似如
- 174 束薪，由復得立，而不解散，故曰筋纏束薪想。六者骨節分離想，筋已爛壞，骨節從橫不在一處，故曰骨節分離想。七者燒焦可憊想，或見為
- 175 火所燒焦縮在地，至為可憊，不可瞻視，故燒焦可憊想。九者久骨相，或見久曩骨。若百歲、五十歲者極為腐敗，其色似土，故曰久骨想。同如
- 176 上故不重，諦知男女之身都為不淨，審如是者謂為念也。 **何謂待？**
- 177 若行人來出入，或時乞食，或論師所禮拜、問訊。若於道中，復見好色姪心生者，當覽如上三十六物及九想觀以却之。執待行，以御姪心，猶如國家猶拭
- 178 甲冑，以待不善，故 **何謂憊？** 於是思惟無數劫來，但見己身肥白，他人淨好，以為待也。 **愛之生姪患者，為樂不覺空之墮於惡道，**
- 179 憂苦无量。今蒙三尊師友[之]之恩，乃知內外身為不淨，不復憊之。猶如怨家審知尊教，諦无有異喜於世間，猶如久迷一旦得解脫，故曰為喜。
- 180 **何謂為樂？** 樂行上行，晝夜不懈，除却五欲、五蓋、六情，但欲畢故不造新。猶思得寶，愛樂不離，故曰為樂。
- 181 **何謂自守？** 一身自守，二曰意自守。何謂身自守？謂身結跏趺坐，結不傾倚也。意自守者，念上觀行，使邪念不生，
- 182 姪心則止，是謂意自守。以此五行除却羶垢，譬如健人得勝怨家，已清淨應一禪行。
- 183 **二禪有三行，** 已得一禪，羶垢消盡，不須死尸散落，自寤故除此待也。 **但行歡喜樂自守。**
- 184 以此三行，重除五欲、五蓋、五陰、六情，故結曰不復計視，念思以滅。計者念也。計內外身卅六物及九想觀者，是計家觀視，故言不復計視。念思者待
- 185 也。思上死尸念，故曰念思以滅。譬如山頂之泉，水自中出，溪谷雨潦，无緣得
- 186 入，成二 **三禪有二行。** 又棄喜意，此亦除語也。姪心轉薄，晝夜攝樂，自守茲茲不禪行也。以此二行復除微喜。譬如連華不受塵，永成三禪行也。
- 187 **四禪有一行。** 棄苦樂意，无憂喜想，此亦除語也。但行自守，以此一行，復使心不依善，亦不附惡，喘息自止自滅，寂然无變，如人沐浴，着
- 188 好衣服，垢退明存，內外俱淨，成四禪也。 **何謂八直行為三分法身？** 一直身、口、意為戒身，二
- 189 直方便、直念、直定為三昧身，三直見四諦、直行四諦慧為慧身，是為三分法身矣。從止觀除癡愛，用成二法身。一者從止用止愛，若愛意解為解脫身。二用觀除
- 190 癡，若四陰意解為度 **何謂十二因緣？** 一者癡， 不知四二者行， 作善 智見身，合為五也。 諦也。 惡行。

- 191 三者識，六識：眼識色、耳識聲、鼻識香、口識味、身識細滑、意識意識法矣。 四者名色，四大為色，四陰為名。
- 192 五者六入，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口入未、身入細滑、意入法。 六者更樂，六情所更樂也。 七者痛，
- 193 六痛六情也。眼愛色，如是受為四受，不可為痛。等為六愛也。欲有見癡。 八者愛， 九者受， 十者有，
- 194 有三界受身之分也。 十一者生，五陰具成，故曰生也。 十二死。諸根噤閉，故曰死也。 何謂三堅
- 195 不寶之身？不寶之身易寶身，不寶之財易寶財，不寶之命易寶命。 何謂持信始學信？
- 196 佛、信法、信比丘僧、信四真諦是為持信。何謂奉法？始學卅七品未成五根，故名奉法。何謂八等亦行卅七品？舉其八行，故曰八等也。
- 197 何謂須陀洹？除三結：見身、賢戒、疑，除此三結，信根以立，故名須陀洹。斯陀含既除三結，又剋三毒，故名斯陀含。何謂阿那含？斷下五
- 198 結，下者欲界也。見身、賢戒、疑、貪、婬、瞋患永除，故曰阿那含。何謂阿羅漢？斷上五結，上者色界、欲世間二界，愚癡分二界，憍慢為一，合為五，故名阿
- 199 羅漢也。何謂[阿羅]辟[支]佛？普行眾學，學行不精勤，卅二想[相]薄，半行不精進，不究佛相，不與佛等，故曰辟[支]佛。何謂九次第禪？棄欲惡法，無復
- 200 五蓋，不受五欲，眾惡自滅。念計分明，思想無為，意以清淨，成一禪行。心自開解，却情欲意，無惡可改。不復計視，念思以滅，枉桡守一，欣然不移，成二
- 201 禪行。又棄喜意，惟見無經，外諸好惡，一不得入，內亦不起，心正身安，以淨見真，成三禪行。棄苦樂意，無憂喜想，心不依善，亦不附惡，正在
- 202 其中，喘息自滅，寂然無變，成四禪行。七才[財]者：一當有信，見正樂喜。二當有戒，慎戒無犯。三當有慙，改過自悔。四當有愧，慎所言行。五當多聞，諷
- 203 誦無厭。六當智慧，深行微妙。七當法施，无求禮禮。出《大泥洹》。有四喜：信佛喜喜、信法喜喜、信眾喜喜、信成喜喜已。得四信，便得四喜。出《大泥洹》。
- 204 情性者，偏有所欲為情，剛柔緩急為性。色有二輩，有形色者，像可觀也。无形色者，音可聞也。有五分法身：直語、直業、直治
- 205 是為戒身；直方便、直念、直定是為定身；直見行是名慧身。觀用除癡得度智見身。止用除愛得解脫身。
- 206 萬物眾生有七不可避。何謂為七？一者生，二者老，三者病，四者死，五者罪，六者福，七者因緣。此七事，意雖欲避不能得。卅七品空无願
- 207 合卅[四十]。復加十二因緣、四諦，合為五十六樂也。加上安般六事、四信大都名六十樂也。海龍十雨雨於大海，莫所破壞。又至自在雨諸樂樂，不樂慢
- 208 天雨如意珠、兜術天雨珠瓔飾、鹽天上雨若干種華、忉利天雨軟名香、四天王雨好衣服、鬱單曰雨微妙華、大龍
- 209 宮雨超等光赤明明珠、阿須輪雨兵仗。有四大寶能消海水，一曰招攏鹹大如意寶變水像乳；二卍子之步大如意寶變乳成蘇耑
- 210 三招攏光明大如意寶焰除蘇。猶如劫燒；四无餘究竟大如意寶。何謂卅七品？謂四意止者。 焰海无餘，出與忽令滅盡頭。
- 211 身痛若愛著身好時，即念身內外三十六物，作九想觀。著身好意，[即止]，若著身起得喜意，失憂意時，亦當如作三十六物、九想觀。著身痛癢
- 212 意即止也。若著身起萬端無數意癡或念時，亦作如三十六物、九想觀。著身癡惡意即止。若著身起貪，著惡法想，亦當作觀。又觀貧、苦、老，
- 213 自喻著身惡。何謂四意斷？若弊惡意未生時，豫發方便使令不法相即止。生，是為一斷意。若弊惡意以生，即
- 214 發方便遣使去，是二斷意。若未生清淨法時，發方便令即生，是為三斷意。若以生清淨法，發方便令清淨法曾益，是為四斷意也。
- 215 何謂四神足定？欲定，謂行四禪及四空定，如攢鼻乳，身不離意，意不離身，以意舉身，念作飛意，是為一神足。二精進定，皆攝身

- 216 口意使行精進，除去懈怠，念作飛意，是為二神足定。三意定，心意識使念定，以四意止，除去四身，念作飛意，是為三神足。四思惟禪定，□行以自
- 217 成御，身不離意，意不離身，念作飛意，四神足。
- 218 何謂五根？一者信根，謂立四信，行卅七品、空无想无願。二精進根，謂常行離也。三念根，謂念四意止。四為定根，念四禪及四空定也。五為慧根，念四
- 219 諦慧，是為何謂五力？一者信力，无信不能得壞信為力。二精進力，不精進不能得壞精進為力。三念力，不念不能得壞念力。
- 220 四定力，不定不能得壞定力。五慧力，不慧不能得壞。何謂七覺意？一念慧力。是為五力。相連屬為根，不能得沮壞為力也。
- 221 意，謂念四意止，以自覺意也。二擇法覺意，謂淨諸善法，以自覺意。三精進覺意，謂以四意斷，自覺意。四喜覺意，謂喜行善法，以自覺意。五綺
- 222 覺意，謂捨四信，以自覺意。六定覺意，謂以四神足定，以自覺意。七護覺意，謂用四諦慧，以自覺意，是為七覺意也。何謂
- 223 為三分法身？一直身口意為戒身，二直方便、直念、直定為三昧身，三直見四諦慧為慧身，是為三分法身。從止
- 224 觀除癡，受用成二分法身。一者用止愛著、愛意解為解脫身，二
- 225 者用觀除癡著四陰意，意解為度知見身，合為五分法身。何謂八解？弟一有覺有
- 226 觀，有覺有觀者，謂一禪，有念有待也。弟二无覺有觀，无覺有觀者，謂第一禪未至弟二禪，在其中間，无念有待為二解脫。
- 227 弟三无覺无觀，无覺无觀者，謂從至弟二禪，度色，无念无待，惟有淨觀為三解脫。弟四，滅志，
- 228 斷求念空，是為弟五，除去念空，專在識慧定，是為弟五解脫也。弟六，除去識慧，專在不欲慧定，是為弟
- 229 六解脫也。弟七，除去不欲，專在有想，无想定，是為弟七解脫。弟八。皆度一切有想无想定，遊滅盡盡慧，是為弟八解脫禪也。
- 230 何謂九次第禪？乘欲惡法，无復五蓋，不受五欲，眾惡自滅。念計分明，思想无為，意以清淨，成一禪行。
- 231 第二，心自開解，却情欲意，无惡可改，不復計視，念思以滅，恬恆守一，欣然不移，成二禪行。第三，又乘喜意，惟見无淫，外
- 232 諸好惡[一]不得入，內亦不起，心正身安，以淨見真，成三禪行。第四，棄苦樂意，无憂喜想，心不依善，亦不附惡，正在其中，喘息自
- 233 滅，寂然无變，成四禪行。第五，度色滅志，斷求念空，是為弟五禪行。第六，除去念空，專在識慧定，是為弟六。
- 234 第七，除去識慧，專在不欲慧定，是為弟七。第八，除去不[欲]專在有想无想定。第九，皆度一切有想定，遊滅盡盡慧，是為弟九禪也。

\*\*\*原始寫本資料出自《敦煌寶藏》第 34 冊第 532 頁（下欄）至第 538 頁（上欄）。斷句及標點為筆者所加，字型以呈現手抄本為原則，但稀用之異體字則以當代通用字取代。一併感謝見碩法師及周邦信、林靜慧、黃玉緞等諸君對此寫本判讀的協助。

附錄二\*\*\*\*：金剛寺版《安般守意經》（第 168 行至 275 行）

61 安般守意經。（本行為經題）

168 彼如是應行，身者意者能攝，是名為精進。從

169 是精進，所起意念一心，是名為定。彼如是相

170 連不中止斷，若欲、若信、若念、若定、若慧，是為

171 斷苦生死根，故說精進定、斷生死、有神足

172 行。

173 彼如是應行，若意、若心、若識，是名為意。所生

174 念一心，是名為定。彼如應諦行，常不離，若欲、

175 若信、若精進、若念、若定、若慧，是名為斷生死。

176 如是有應隨，故言意定、斷生死、有應行成神

177 足行。

178 彼如有可遍諦，是名為思惟。所起念一心，是

179 名為定。彼如有常斷，若欲、若信、若精進、若念、

180 若定、若慧，是名為斷生死。故曰念定、斷生死

181 苦、隨行成神足滿。如是是四神足，是時行俱

182 行。彼，若能定、若精進定、若意定、若思惟定，是

183 名為定根。佛說如是，欲見定根，當見在四棄

184 中。如是是四棄，是時行俱行。

185 彼如有諦，信，信者不離信意生，是生意能得

186 隨分別可、念可、可，是名為信根。

187 彼如有諦，身亦念攝持，是名為精進根。

188 彼如有諦，意生不忘諦，是名為念根。

189 彼如有諦，一心向行，是名為定根。

- 190 彼如有諦，觀，是名爲惠根。如是五根，在時行  
191 俱行。
- 192 彼如有諦，信，不信不能得壞信，是名爲信力。
- 193 彼如有諦，精進，不精進不能得壞精進，是名  
194 爲精進力。
- 195 彼如有諦，念意，感[惑]意不能得壞念意，是名爲  
196 念力。
- 197 彼如有諦，定意，感[惑]意不能得壞定意，是名爲  
198 定力。彼如有諦，智慧，不慧不能得壞智慧，是名  
199 爲慧力。屬是故根，不能得壞故力。如是五力。  
200 是時行俱行。
- 201 彼如有諦，念不忘，是爲念覺種意。
- 202 彼如有諦，觀，是名擇法覺種意。
- 203 彼如有諦，身行亦所念得攝，是名爲精進覺  
204 種意。
- 205 彼如有諦，從諦足喜，是名爲喜覺種意。
- 206 彼如有諦，身亦然已念止，是爲止覺種意。
- 207 彼如有諦，一向念，是名爲定覺種意。
- 208 彼如有諦，意隨願得觀，是名爲觀覺種意。
- 209 如是七覺種意，是時行俱行。
- 210 彼如應有諦，觀，是名爲直見。
- 211 彼如應有諦，至誠計，是名爲直行正計。
- 212 彼如應有諦，直身亦念攝制，是名爲正方便  
213 治。
- 214 彼如應有諦，直意，生念不斷，是名爲直正念

215 意。

216 彼如應有諦，直行，一向念，是名爲正定。上頭

217 三法，三道行已具足行。何等爲三道？一直口、二

218 直身、三直意。如是，是得道者八種道行。事

219 者、常作者，從行兩法，便滿具行。何等爲兩法？

220 一者止，二者觀。止亦觀雙俱行，行便行，知受解

221 四諦。一識苦、二舍習、盡自證、四行道滿。

222 譬如日出作四事，一壞冥、二爲現明、三爲見

223 色萬物、四成熟萬物。止觀亦如是，正雙行，便

224 知受解四諦。一識苦、二舍習、三盡自證、四諦

225 行滿也。

226 彼如應有諦，欲愛不復愛，意解得脫，癡解，

227 從解慧得脫。是名爲度世，從世間得脫。

228 彼如應有諦，知盡，智慧足，知生不復生，智

229 慧，是名爲慧明。如是是兩法。是時行具足慧亦

230 脫。彼如應有諦，從世間法行有亦法世間著，

231 是色陰種，是思想陰種，是生死行陰種，是識

232 陰種。常斷所在，從慧生不漏，是名爲得法解。

233 彼如應有諦，從本生有亦從本因緣著，是色

234 陰種也，是痛痒痛痒陰種，是思想陰種，是

235 生死陰種，是識陰種。當斷，從是慧生道，慧明

236 不漏。是名爲利解。已若有名，解知是法，思處可

237 能，如有投說，如有可見，若陰、若行、若入、若從

238 正，起非常者、苦者、空者、非身者，當從是已斷。

239 從是慧起，得道不漏，是名爲分別投解。

240 彼如應有諦，從慧慧知，慧慧成，從慧慧解。當  
241 彼更斷，從是慧生起，得明慧不漏，是名爲辯  
242 才博解。道依如是，是四解依，是時行俱行，得  
243 道迹，名爲須陀洹。得道迹福爲何等，若從行  
244 見應斷，斷三結。何等爲三？地獄，畜牲，餓鬼。无  
245 有遺盡，從受樂罪已拔，本根連共意念法，從  
246 是法，不復還受罪，是名爲得道迹須陀洹  
247 福。幾因緣知得道迹須陀洹福，五因緣。何等  
248 爲五，自知生死本，不復待受餘說。一向佛說  
249 法已，一切從佛受思，從法行，慧已淨，從見行斷  
250 三結，无有餘已斷自知，是爲五福。  
251 第二往來得道，名爲斯陀含。斯陀含福者爲  
252 何等，三結從見行斷，无有餘盡，欲恚癡薄。所  
253 罪盡，從所念意法，從是法，不復受殃福，是名  
254 爲斯陀含福。從五因緣，相分別知斯陀含福。  
255 何等爲五法？无中有疑，從所結法起知，薄厚  
256 欲恚癡，攝行已生，弊惡念來，疾散去，寂然思，  
257 一心增行。是爲五福。  
258 阿那含名爲不還世間。阿那含福爲何等，五  
259 下結已盡。何等爲五？貪欲、瞋恚、見身、轉戒本  
260 願、爲疑，是五爲。无有已，從舍使結，意相連所  
261 念法，從是法不復受殃福，是名爲阿那含福。  
262 幾因緣知阿那含福爲五，何等爲五？多少不  
263 復生欲。從所因緣瞋恚起相逢，不復瞋恚。四  
264 顛倒在欲界中，已盡舍知。爲五下縛結，已舍

265 盡知。爲意向猶寂然，意樂寂然，意隨寂然，  
 266 是爲五。阿羅漢名爲无所著。阿羅漢福爲何等，  
 267 上五縛與盡。何等爲五？上色欲，无有色欲，无  
 268 有姪，驕慢，愚癡，已拔罪，從法意連念從是  
 269 法不復生殃福，是名爲阿羅漢福。幾因緣知阿  
 270 羅漢福功德爲五，何等爲五？欲已舍盡知，瞋  
 271 恚已舍盡知，愚癡已舍盡知，驕慢已舍盡  
 272 知，慧盡已生，是爲五功德。何等爲五？不復學戒，  
 273 不復學定，不復學度世，不復學解脫慧現，未  
 274 嘗生慧已生，是爲五。行卅二相薄，不精進半  
 275 行，不竟佛相，不與佛等，故辟支佛。

---

(\*\*\*\*原始資料出自《報告書》191 頁至 194 頁。標點為筆者所加，省略第 1 行至第 60 行之〈安般序〉標題及內文、第 62 行至 167 行之內文、276 至 282 以“師云”為開頭的三個段落)。

## Textual Criticism of Dunhuang Manuscript S.4221 and Studies of Related Issues

Shi, Guohuei

Associate Professor,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 Abstract

In 1999, at the *Amanosan Kongōji* Temple in Osaka, Japan, a team discovered the *Anban shouyi jing* 安般守意經, a sutra that had been lost for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In 2015, I published a paper: "A Study of Dunhuang Manuscript S 4221: The Annotated Text Related to the Kongōji *Anban shouyi jing*" (see Reference: HUNG, Hunglung. 2015). This paper described how the first part of S.4221 is a sutra commentary on the *Anban shouyi jin*; it contains a portion of the sutra and its interlinear commentary. At the end of this commentary is the inscription *Loujinchao* 漏盡鈔. This sutra portion is almost equivalent to the second half of another sutra, the *Kongōji Anban shouyi jing*, and the content of its interlinear commentary is consistent with the hints given by Xie-Fu 謝敷 in his 'Preface to *Anban shouyi jing*' (安般序). In 2016, I delivered another paper: "A Study of the Authorship of the Second Part of Dunhuang Manuscript S.4221" (see Reference: Shi, Guohuei. 2016). In it, I confirmed that the Second Part, which contains explanations of the glossary 名相解

釋, is a text related to the First Part 漏盡鈔. However, I maintained that this Second Part (i.e., 名相解釋) was written by a different author and should be dated after Xie Fu 謝敷. In this paper, I continue my study of S.4221 by examining the textual criticism of this manuscript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名相解釋 and 漏盡鈔 and other related issues.

Keywords: S.4221, *Loujinchao* 漏盡鈔, *Anban shouyi jing* 安般守意經, *An Shigao* 安世高, *Xie Fu* 謝敷, Glossary 名相解釋